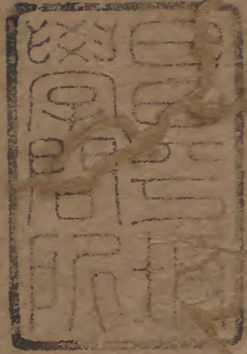


讀史管見

廿一二



漢書門			
二	一	四	九
〇	三	〇	〇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内			
无	二		漢
〇	四		書
〇	九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490	
冊數	20	(15)	
函號	297	145	

十五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唐紀

玄宗下

宋本闕此則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

去憂而從樂人生之常情也樂之過者憂必隨之况樂非其道乎國忠以令名終不可致不若且極樂以其所為而樂可保也君子亦為之矣林甫禍

論揚國忠不知歷林甫禍敗



敗非異時事也。又非他人所為也。國忠不知監焉。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李林甫、楊國忠是矣。

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

珣遺子白之國忠怒曰我子云云未敢落也。以白國忠，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

乃令鼠輩相賣，遂置暄上第。及暄為戶侍，珣始遷吏部，暄猶自嘆淹回。

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丁公呂伋世濟其美。入掌兵政，周公為太師，伯禽封於魯。國忠所謂我子

論楊暄不及李岫

何患不富貴，未為失言。但取之必本不由其道，直以威

勢迫脇有司，而廢公選之法，是則正晝攫金，又非止鑽穴窺隙而已也。夫取之不由其道，則其失之

也亦然。國忠父子燁然貴赫，能幾何時？張彖所以有冰山之况也。昔李岫尚知其父之危，苦口勸諫諫

暄既獵取名位，復恨滯淹，其不及岫又遠矣。卒之與宋暄之禍酷於岫，天道於有知無知，施罰重輕固不

借欺

初詔敕中書門下官為之乾封，置北門亭，去置翰林院。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

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
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
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延文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
術之工皆處之

論中書之權
不當分

愚謂國家陟降多士皆未當出於中書中書有私徇小則詰

責大則黜削可也不當疑其專而分其權翰林初

置人才與雜流竝處其後雜流不入職清親而地禁

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力內相

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豈云私人

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

也進退輔弼既與之謀安知無請託之嫌小人處

之附下罔上安知無賣主之事故君道公而已矣

或曰文章之用至衆中書門下之職至重勢有不

能兼也故必委之翰林不可廢也曰自太宗高宗

時尙未有此不聞乏事武氏聚華藻輕薄之人於

北門而中宗至以宮婢主文柄是何足法者不必遠

稽兩漢上法三王直取則於貞觀則所損益可知

矣

欄目節錄其
文

論明皇不知日食之戒

天寶十三載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春秋魯桓公三年秋七月日食既先儒以為荆楚

僭號鄭拒王師射中王肩假之應呂武末年皆有此象二后尋

沒梁武太清中日食不盡如鉤侯景叛亂連弒二

君梁亦隨滅明皇時日有食之同於太清者再言

其變不亦大乎而不知戒焉以數言之日中則昃

今享國既久乃將晦之時也以義言之謫見則食

今主德昏蔽乃蝕盡之象也先是開元十七年日

食不盡如鉤為用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

載十七年間日食且十天於明皇眷眷丁寧之意

勤矣而恐懼修德正厥事咸無傳焉故自六年至

十二年寂無告戒若欲絕之而猶未忍也至是日

食不盡如鉤為寵楊太真也用宇文融其心蔽於

貨利於是韋堅王鉷楊慎矜並為聚斂而明皇好

貨之蔽終不可解矣寵楊太真其心蔽於聲色於

是韓國號國秦國竝承恩澤而明皇好色之蔽終

不可撤矣凡欲非一端惟貨色尤甚徇于貨色必

踈賢人此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賢人此明

之所自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何以能然哉？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已矣。明皇誠能仰觀於天，俯求於已，知太陽侵蝕之咎，不在乎他，革而正之，其變亂為治，易危為安，猶反手耳。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世有博古者，言自古人主養民至一千萬戶則止矣。三代以上無經據者，兩漢而後，誠未有溢於一千萬戶。明皇幾之矣。繁夥既極，理復虧耗，豈人力所能過哉？是以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啓，太平凡一百餘年。周成王身致刑措，康王穆王昭王嗣守丕業，太平亦二百餘年。豈與後世中國無事之時淺促之比也？然則唐虞夏周之民，豈止一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無天札瘥

及兵革殺戮之禍。父子祖孫連數十世十教為太平之民。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為盡矣。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

嗚呼。可不監哉。魚字本可不監哉。

馮神威。諡謫祿山。踞床不拜。遣還亦無表。奉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二人。達奚珣疑有變。

十四載

奏請止之。上亦稍寤。遣神威喻旨。且曰。朕新為卿作

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祿山踞牀不

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引神威置館舍。不

復見。遣還。亦無表。十月。上幸華清宮。

前此言安祿山反者。上不信。以未有迹也。至是其

迹已著。可以信矣。方且幸華清。賜湯浴如常日然。

無乃明皇欲其反乎。不然。何其蔽惑之甚也。或曰

當是時。祿山兵精馬壯。使明皇逆為之備。亦安能

禦之。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千百之衆。

尚能倉卒立功。况據四海全盛之勢乎。苟變易其

思慮。澡雪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處。比祿山之

反。尚在兩月之後。縱河北俶擾。賊亦安得遽然跨

論明皇迷而不悟。知而不戒。

綱目錄其文

河踐華。失守社稷。越在草野之辱。必可免矣。惟其迷而不悟。知而不戒。則末如之何也。

祿山反詔榮王琬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

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皆市井子弟也。上遣宦者

邊令誠監其軍。

武氏淫亂。而用得其人。兵制不改太宗之舊。故內

無盜賊之變。外有四夷之功。明皇耽樂。而用非其

人。以召募長征。變府衛良法。故邊將一叛。而州郡

瓦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至是募市人

克東討。是則張說所建。才足以備數一時。未二十

年。其制已壞。至無兵可使。輕變祖宗成憲。其患乃

爾。太宗命將征伐。四克。未嘗遣中貴人監其軍也。

武后尚不肯以御史監軍。曰。自下制上。既非令典。

且何以使人有功。遂罷之。玄宗寵信宦官。於是始

遣邊令誠為監軍。基後世無窮之禍。上不法貞觀

下不及女主。何以保其國哉。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乃誣奏仙芝與封

常清之罪。上大怒。命令誠即軍中斬之。初常清兵敗。

論明皇上不
法貞觀下不
及女主

論明皇以國之成敗為戲

三遣使陳賊形勢，上皆不見。常清自詣闕，敕令還軍。既斬二人，士卒大呼稱枉，其聲震地。大盜颺舉，國方阽危，令誠當協心畢力，以佐兩將。雖敗于河北，若嚴扞潼關，與蒲坂連接，則長安猶有所恃。乃以私意干請，怒其不從，遂誣奏之。小人不知緩急，以利為喜怒。如此明皇若引召常清，問以軍事，猶得修備禦之策。既不見使者，又不見常清，直以國之成敗為戲，而使令誠肆其讒毒，以生士卒之怨，欲不亡得乎？

論天不使明皇得忠義之報

顏杲卿起兵，河北響應。附祿山者，六郡而已。杲卿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邺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終當夷滅，公若誅諸將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不世之功也。」循然之，未發。祿山知之，殺循。宋本顏杲卿倉卒拒賊，斬二將，禽一將，走一將，散井陘之衆，解饒陽之圍。河北十七郡皆應之，得兵二十餘萬。若賈循事就，賊巢既傾，真可不逾旬時坐平大憝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宋本是何也？明皇保養姦邪，棄置賢能，而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

綱目節錄其

也。又况癰疽之聚，其來已久，方爾潰決，無一手掩而止之之理。此杲卿巡遠之徒，所以相繼摧滅者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車既奔壘，舟

既沈流，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

管見卷第三十一

蕭宗上

事本元文

杲卿兵敗祿山，殺之。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

論杲卿家禍
君子之不幸

致亂者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善惡報施之僭也。此亦猶顏回不年，而桀跖壽考。陽虎列鼎，而尼父菜羹。天之於人，未嘗數數然較其善惡

綱目全錄其

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要之人生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罰。此則終古不可易者。若杲卿家禍，蓋亦百一固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性焉，君子

不謂命也。

史思明圍饒陽，李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降。

光弼問取思明之計於思義，思明遂退。

廣於咨訪，惟善之從。雖敗可以成功，專已自用，愎諫違眾，雖勝可以致敗。韓信得李左車而下燕齊。

光弼有臨
信之風

蘇下宋本有而尚論者贊之小食敗者見陵富貴者驕傲於是芻蕘之無功名之會夫韓信北面而師降虜之叔寥乎世之無此事也久矣我之教句而李光弼云原之

左車降虜也。信方秉大將之權。擁三軍之衆。席破國之威。夫豈無人而降虜是師。此固宋本无古聖賢所行而信能之。宜其凜然爲漢三傑也。李光弼其聞信之遺風而興起者乎。

顏真卿敗賊兵於堂邑。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

進明亦起兵。真卿召之并力。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

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爲嫌。且以堂邑功讓之。

顏真卿守平原。先賀蘭進明起兵。又爲河北采訪

使。則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并力可也。咨其計畫可

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真

卿爲是。得非懲常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

方杲卿送捷京師也。張通幽泣請曰。兄不幸陷賊。

請與永明偕行。以事勢言通幽與杲卿同謀起兵

者也。杲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應

留此。與我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滿。今行未有益也。

如此則姦謀沮止。而王承業亦何緣更其表而爭

其功乎。杲卿旣失之。真卿乃務下已以濟國事。然

進明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是此

以不情相與彼以不情相受如此其能久相處乎
為真卿者宜具堂邑戰伐上之朝廷朝廷必以真
卿為制將於是部勒所得數郡與郭李犄角不亦
善乎是故每事咨之不足為謙以進明非可咨之
人也軍權稍移不足為賢以進明非制將之才也
讓以衆功不足為恩以進明非所當得而與之也
真卿忠義奮發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越哥舒翰進兵翰妻據險以扼之國忠疑翰績越之戰敗
郭子儀李光弼請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上
不能從

論玄肅有臧
謀而不用

智計之士所見略同自祿山起前後欲傾其巢穴
者凡四人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李泌其謀非相
約竝時而發也杲卿不幸才未及展李郭則以告
玄宗李泌則以告肅宗矣皆不見聽玄則智慮已
昏肅則志意不遠遂使奇略抑鬱而禍亂延蔓天
下之事莫大於人不能謀謀之已臧而不能用則
未如之何矣夫賊之枝葉散蔓於兩河然皆居客
地也傾其巢穴猶潦水四漲而無壑可歸其涸固
可立而俟也

論揚國忠致
安祿山之反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皇朝通志七字宋本

國忠集百官問計皆不對國忠曰人告安祿山反已
四字宋本十年上之不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也
宋本

當無事時竊寵於君凡百輒以為己功及禍亂既
形賣君於衆毫髮不以為己負姦人罔不然者然
人非嬰孩鳥獸豈可眩也言祿山反者甚衆而上
不信是則然矣致祿山之反者誰歟身為宰相不
任此事得乎依倚內嬖從君於昏朝廷不理馴致
大亂乃曰非宰相之過欲以自免天人交怒其發
不待旋踵矣

論李林甫楊
國忠皆以反

車駕幸蜀至馬嵬驛將士憤怒呼曰國忠謀反遂殺
兩中至馬嵬驛將士憤怒呼曰國忠謀反遂殺之
之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
揭其首於驛門外并其子暄及韓泰夫人御史大夫云

國忠言祿山反非誣也而明皇不信林甫國忠未
嘗反也而皆以反死何也林甫好以反誣人國忠
又以反誣林甫躬自蹈之亦其理宜矣天下之憤
積二十年大壅而決此乃子產焚載書之時也魏
勢宋方進當因其時而順導之乃以殺宰相詬責士卒
不知時措一至於此苟以國忠為不可殺是與之
同亦不得免乎死矣昏亂之朝官為御史大夫一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十一

無規正亦不得免乎死矣。

上出慰勞令收隊皆不應宋本云矣陳玄禮曰國忠既誅貴妃

不宜供奉引於佛寺蓋殺宋本此願割恩正法上倚杖傾首而立久之韋諤

前曰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速決上曰貴妃安知

反謀高力士曰將士勢不自安乃命縊之軍士皆呼

萬歲始整部伍爲行計

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

所集禍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鉞爲

色役使併徵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

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族進薦

鮮于仲通帥劔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

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敕則毒又

遍於畿甸矣貴妃私于祿山以致叛反叛案則毒又甚

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怒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猶當圖其所不見者况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

之故夫何由更避其死也人君孰不有女寵而寵

惑至此自非陳玄禮高力士韋諤勸以速殺則衆

怒之禍必及其身矣而或者乃云不聞夏殷之衰

論貴妃一家
怨塞宇宙

自誅褒姒以是為玄宗之美則非矣使陳韋不言

明皇豈能斷而除之蓋亦迫于不得已耳

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上患之會

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

曰朕比衰老致逆胡亂常今卿等勞苦朕甚愧之今

聽卿等還家朕獨還蜀可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

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眾皆

泣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久曰去留聽

卿自是流言遂息

論玄宗豪侈
放逸於前挫
折屈辱於後

嗚呼悲夫玄宗之在扶風也方其盛時開闔乾坤

轉移山海願指氣使無不如志今也受制於士卒

懍恐於流言欲齊之以刑則刑不得施欲壓之以

勢則勢不得行遂至其詞善誘若乞憐者然後僅

免危殆向者削平內難志氣英果今何在歟無乃

不知持其志以縱其氣是以豪侈放逸於前而挫

折屈辱於後歟由是知終始惟一厥德日新者其

必有道而人君所當疊疊也

陳希烈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垆俱降賊祿山以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希烈增為相

論陳希烈學
莊老而不得
其正

宰相人臣之極位案七既已為之，不獲乎上者，奉身而退可也。何敢生怨至宋正使懷有不平，亦何至喪身而事賊。且相祿山有踰於相明皇乎？不從賊之害，能甚於失恩乎？希烈學莊老者也，彼徒見其曠蕩放肆，以立名節與毀名節等耳。審如是者，為宰相與不為宰相，亦可齊以一政，而怨於失恩，何也？學荀子而不得其正，猶為坑儒焚書之事，况學莊老乎。

肅宗 宋本無

玄宗之在馬嵬也，父老遮道請留，乃命太子於後宣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尊馬嵬之命即作宋本慰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從殿下東取長安。若皆入蜀，中原無主，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使人白狀。玄宗曰：天也。喻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又使人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行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尊馬嵬之命。牋五上，肅宗遂即位，尊玄宗曰上皇天帝。

案本不係范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

論唐高祖處
玄不見幾太
宗明肅欲速
見小利

綱目錄其文

論李泌心有
所不可於帝

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

孟子勸滕文公行三年喪文公曰父兄百官不我

欲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孟子曰啜菽而深墨即

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先之也世子曰然是誠

在我遂行之使肅宗有滕文之見豈為諸人所移

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耳唐高祖睿玄之為

上皇非所欲也勢可以釋位而不釋遂至逼遷不

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不能少待或稱兵或借便

皆有奪位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

昧於春秋首惡誅死之戒甚矣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初李泌身太子為布衣交遣使召之欲以為相泌自辭帝為太子與京兆李泌為布衣交及即位欲以泌為

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交則貴於宰相矣何必

屈其志上乃止

裴冕杜鴻漸魏少遊等於肅宗初無雅素特乘時

攀附以取富貴耳李鄴侯則帝之故人不惟肅

宗當宋本無亟相之冕固宜避席而讓也在泌自處亦無

躡取之嫌不稱之譏然力辭而不居何也無乃其

言史管見 卷二十一
心有不可於帝歟。總
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泌

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為賓友者也。

賊曰知天下軍令矣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宋本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為巡所敗。潮謂巡曰足下其

如天道何。巡曰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人倫天道同條而共貫者也。而秦漢以後學者不

知其一矣。使巡偶然言之。得不謂之暗合乎。使其

學而知之。不謂之心通乎。令狐潮之意。謂唐室衰

亂蓋天道也。豈惟潮凡有背叛之心者。孰不為此

言。惟明於人倫則犯上者且無有。况作亂乎。以是

觀巡非特能馭軍守城而已。蓋賢宰相也。

上與泌語及季林甫欲救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

揚灰。泌曰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不弘耳。上不悅曰此

賊昔日百方危朕。柰何矜之。泌曰但恐上皇聞此救

意陛下為韋妃之故。萬一慚憤感疾。是陛下不能安

親。上流涕拜曰朕不及此。

論肅宗可

小知而不可

大受

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權。妬
嫉忠賢。養成禍亂。致土皇播越。宗社塗炭。按誅王

綱目全錄其

敦故事跪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讎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德足以覆。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可以小知而不可大受邪。

齊有字至德元載冬十月朔日食既。

論肅宗不謹天戒

日食大變也。既變之尤大者也。肅宗始初清明。志平禍亂。未有酒色昏荒之事。而謫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

綱目全錄其

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肅宗乘危取位。而不能孝。父愛張良娣。而不能刑家。任用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安。而君子退。小人進。其功業不遂。父子不相保。而身不得令終。卒以是三者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肅宗克謹天戒。以日自况。恐懼脩省。克正厥事。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思明攻清河博平皆隨之烏承恩以信都降
烏承恩以信都降思明

論烏承恩昧於輕軍可石

先是常山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殺之。遣使者宗仙運來迎承恩。承恩以無詔命辭。再三說之。終不聽。

確守此志以信都之衆與朔方三千人憑嬰高深
要結鄰援相與擊賊萬一不捷死於其位上也至
於力屈則近有李郭可從曾不是圖乃舉城降賊
何見理之不明而執義之不堅歟是故從常山之
請不若固信都之守而下史思明之拜不若用宗
仙運之說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也
上問李泌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賊所獲皆輸范
陽豈有四海之志若令李光弼出井陘郭子儀入河
東則史思明張忠志安守忠田乾真皆不敢去其地

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惟阿史那承慶耳
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扶風
與李郭互出擊其首尾賊至則避去則乘之復命建
寧並塞犄角與光弼取范陽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
李泌之策與子儀光弼同但儀弼在遠語之不及
詳耳使肅宗盡行之則河北本根之患盡去它日
藩鎮無自而起豈非久遠良計乎而肅宗先從後
違夫豈智之不足乃心有牽制之私耳不亦惜哉
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

猪兒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斫刀不獲搖帳竿曰為家賊

論祿山逆其
反速

論肅宗乘危
傳襲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十一

明皇寵愛祿山自林甫國忠皆不及也疑間之言
如水沃石而待遇益隆顧欲倚之扞西北二虜而
已得肆意娛樂耳祿山乃以反叛報不貲之恩不
亦逆理之甚乎逆之甚則其反速天降災殃各從
其類故祿山以臣反君則慶緒以子弑父如表之
有景而亂臣賊子終不懲也

上欲立太子李泌諫止

曰我事須即區別家事當俟上皇

肅宗不受寶冊曰不敢乘危傳襲但以中原未靖
權總百官耳夫百官名稱乃可攝行何者人臣有

功緒之稽進退之義也惟天下無攝攝皇帝云者

王莽之惡非法也今肅宗已即位布號於四海而

奉玄宗為上皇矣豈曰權總云乎夫寶冊虛禮也

亦猶傳國璽之為物也居其位而無璽與冊不害

為天子受冊佩璽而不居其位不害其非人主也

置寶冊於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為皇帝

先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吾

誰欺欺天平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給事太子宫上委信之輔國外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十一

張良婦諸建亭上恩賜侯死

宋本

論肅宗方在
播越已襲危
亡之跡

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倓
言二人罪惡於上二人譖倓謀害廣平上怒賜倓死
古之人憤而啟悱而發衡於思慮而作徵於聲色
而喻操心危慮患深而達肅宗為太子厄於李林
甫二十年其憤悱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一楊妃
信任宦官聽讒殺子曾不知戒夫明皇中人之資
也身致太平然後肆意亦中人常事肅宗方在播
越大勲未集巨寇猶存宗廟未奠除陵寢未瞻省
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

綱目錄其文

能興復之理也

許遠謂巡曰遠懦公勇遠為守清公為遠戰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

兵與遠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請遠
守公戰自是遠但調軍糧脩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
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大敗夜遁

賢哉許遠之為也張巡位出已下知其能而授之
兵協濟國難虚心佐佑之不以為嫌推此意也盧
懷慎之相業其所優為也夫推賢人君子有惟賢

論許遠有推
賢好善之誠
心

讓善之誠心而無妬忌之行。一有妬忌之行，不問其事之大小，必當以小人斷之。此見於秦穆自誓，而孔子言大學引以為據者。故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充而不已。伊尹周公是也。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充而不已。李林甫盧杞是也。

李泌請取范陽上曰朕切云
上至鳳翔諸道兵皆會。李泌請用前策。上曰：今當直取兩京，更先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新至之銳，攻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賊眾遁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則用兵未已也。若先除其巢穴，則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

肅宗年事
而心尚重

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不為兒女之戀，於馬嵬舍上皇而西行，為宗廟社稷之大計也。今大計未就，復盡晨昏，寧棄遠猷而不用，何也？欲速見小利之過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肅宗雖已即位，未入京師，有衣錦夜行之心，故乘諸軍初集，急取長安，戴黃

屋。建左燾。猶人之富貴而以歸故卿為榮也。豈非年壯長而心尚童歟。夫安能削平僭亂而混一四海歟。

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為之本字之流涕。遣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論太平之君
惟無欲然後
能持盈守成

楊妃再出宮。及歸而寵愈厚。張九齡罷相。繼貶而死于荆。孔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其效驗至於亡國。可不懼乎。李觀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蠱其心於女色。

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王氏亦曰。但誅宰嚭則

宮中有西施。不足憂矣。是不然。附託楊妃以進身。

固位者。李林甫。楊國忠。高力士。安祿山。凡幾宰嚭。

可勝誅耶。故西施者。宰嚭之所倚也。妲己者。飛廉

之所倚也。張麗華者。江總摠之所倚也。胡武嬪者。于

忠之所倚也。楊太真者。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諸

人之所倚也。小人必倚內寵。君子則無所倚也。明

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而後思其先見。方之

袁紹。有憾於田豐。則遠矣。雖然。亦奚及哉。正使鄉

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賀蘭進明擁兵不救。以令南霽雲告急。將吏知無救皆笑。宋本綱文此尹子奇復攻睢陽城中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

遠分城而守。時許叔冀在譙郡。賀蘭進明在臨淮。皆

擁兵不救。巡令南霽雲告急於臨淮。霽雲再三說之。

慷慨泣下。進明終無出師意。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

宰相房琯惡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以叔冀副之。叔

冀恃其兵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度。故進明不

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

嗚呼。賀蘭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亡在旦

夕。我能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

直以事理騰牋聽命可也。今遲疑選悞。智勇俱喪。

而忠義不立。千載之後。猶有羞於南霽雲。豈不辱

乎。房琯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之。以

為有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此心以馭

人群。難乎功業之遂矣。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五十三 肅宗下

論肅宗失君道

金帛子女歸回紇。湯十一征而為王百姓知其心曰非為富有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伊尹相湯為世保衡其言曰一夫不獲其罪在我宜其代天理物為聖君賢相也夫子女豈禽獸讐賊之比哉乃大唐五世之民耳為急欲得城之故乃舉而棄之於夷狄或功勲之家或禮義之族或富庶之裔或孤弱之遺先已為大盜所困其望王師何啻渴者之望水使回

紇置而獵之其冤恫憤怨之氣迫於王命無所伸愬其方之推而納之溝中者何以異乎肅宗於是失君道矣任是責者非裴冕房瑄與李泌耶張本李泌請為閑人上曰累年同憂今方同樂奈何遽去

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卿何疑朕如此泌曰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乎上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泌曰非也乃建

讀史管見

卷五十三

三五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二十五
寧耳。上曰：建寧欲害其兄，圖繼嗣，卿不知耶？泌曰：審然者，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言其冤，流涕嗚咽，可以察矣。上泣下曰：既往不咎，泌曰：願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天后方圖稱制，惡太子弘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焉。上驚曰：安有是時？良娣忌廣平有大功，潛構流言，故泌及之，泌固請歸山，上留之不得，乃聽之。

論鄴侯得出處進退之義

鄴侯不事肅宗，必欲辭去者，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旣無除之之道，寧舍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雖然，棄舊而圖新，改往而脩來，惟剛明之才，能之。肅宗豈其人乎？泌之言，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不可也。曰：遇陛下太早，則意在交友之分也；其四者特爲之詞耳。其情直以內間張后、外間李父，留而不去，難必及也。而難於發言，故言建寧冤死，以戒再摘之禍。語雖不及，而意則有指矣。使漢高光武而聞之，不待

綱目錄其文

論唐甄官嚴莊何以討亂賊

綱目全錄其文

論肅宗不當以精騎迎安

辭之畢而深有感于心。泌反復百餘言，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是故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于內，輔國寵于外，則賢者必不自保，賢者不自保，則唐室之卑自是始矣。嗚呼，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矣。

以嚴莊為司農卿

嚴莊，祿山佐命元臣，最貴用事，諸將皆不及者。既同祿山叛君，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此者乎？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矣。唐既受其降，又官使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討？斯舉也，殆將吹

波而助瀾歟。宋本

上皇至鳳翔，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父也，當盛威儀，備物采

何必發精騎耶？事之無成憲者，有其舉之，當為後法。今以精騎迎安，與它日遂有露刃而劫遷者，凡物不可不慎，而况於父乎？夫上皇釋兵而見其子。

豈非張后輔國之謀。已有聞於外耶。興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於是矣。

上欲免張均張垧死。上皇曰。均垧事賊。皆任權要。均

仍為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曰。臣非張說父

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垧。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

皇曰。垧為汝長流嶺表。均不可活。汝更勿赦。上泣而

從命。

論肅宗恃天

張說及垧於肅宗為太子時。固字有保護之功。然其

計得行。則由上皇仁慈也。非上皇必欲信讒。而二

張必能奪之也。今肅宗謂非說父子無有今日。以

生生之恩。專歸說垧。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

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伐私怨。蓋不以一身而

害天下之公義也。均垧貴連國戚。身出相門。受寵

蒙榮。非他人比。一旦稱臣于賊。曾不疑愧。若以私

勞免其大戮。則君臣之義廢。而國法不必設矣。為

肅宗者。以均垧付之廷尉。不得免死。而為張說置

後。其庶幾乎。

立張淑妃為皇后。

論張后李輔
國所以深怨
上皇

故妃韋氏無罪被廢削髮為尼尚在禁中肅宗宜如何若以家事聽上皇之命則上皇無旨使立張淑妃蓋時移事變於韋氏必有憫惻之意矣至德二載韋氏卒史亡其月日乾元元年三月始冊張淑妃為后若如肅宗初問李泌之意豈至紆緩如此無乃上皇欲復韋氏久而未果此固張后李輔國之所以深怨上皇者歟

張后生與王伾欲為嗣上疑問李揆曰成王立為李何如揆賀數歲上欲立之而未決謂李揆曰宋本倂為太子何如揆再拜賀曰社稷之福遂立倂為太子

論李揆之賢

武惠妃欲立壽王瑁致明皇一日殺三子肅宗所目覩也廣平王倂既長且從上艱難又有功勞當為太子夫何疑者而惑於張后不能自決向使李揆懷姦內交宮禁如李林甫宋本重以輔國為援廣平必不得立而唐室再亂矣然則揆其賢矣哉

命郭子儀李光弼等帥九節度使兵六十萬討安慶緒討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宋本上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三

論軍置元帥
則令出於一

綱目全錄其

二年

論史思明賊
而又賊

軍置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者，俱召入朝，面受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為先。光弼本子儀所薦，又夷人也，必不敢當制將之任。則以子儀總九節度使之師，成功決矣。不然，俾二公分統之，殊方而進，擇利而行，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宣慰處置，夫何意乎？夫何意乎，宋此所為乎？

思明引慶緒至庭曰，爾為子殺父，天地不容，命率出殺之。案史思明救安慶緒大敗官軍，慶緒見思明稱臣，思明數其弑父殺之，引兵還范陽，稱大燕皇帝。

人而為賊，至不道矣。然反心終在，以秉彜在天，不可滅也。其為賊者，自滅之耳。宋本無史思明救安慶緒而戮之，豈不當哉？慶緒以弑父誅，則叛君者不異。思明知人而不知已，何也？使其戮慶緒，舉河北歸朝廷，釋甲入見，必與汾陽同為異姓。王何榮如之，惟知人而不知已，則其所知非真知也。乘慶緒之衰，假討賊之名，利其土地兵馬而已。是賊而又賊也。終亦不免於祿山之禍。後來者曾不懲戒，亦獨何哉。

李峴奏崔伯陽魚罪重上以為朋友黨峴蜀州刺史峴峴殺之押官妻訟

寬李輔國救孫瑩鞫之無寬又使崔伯陽李曄權獻

鞫之與瑩同妻不服又使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

意歸罪夷甫伯陽召若虛欲劾之若虛詣上上匿之

簾下伯陽入奏若虛附會十人上叱出之伯陽四人

坐貶若虛除御史中丞宰相李峴奏伯陽無罪上以

為朋黨貶蜀州刺史謂左右曰峴欲專權朕自覺用

法太覺

毛若虛黨李輔國肅宗匿之者也簾下是自為黨魁而

反罪李峴輔國專權著矣峴為朝廷扶立紀綱先

已奏陳仍又得旨曾未逾月竟為輔國所擠是肅

宗以輔國為一身忠信正諫何自而入乎茲邪之

臣何世無之惟人主聽信與之為一身則末如之

何是故李峴抑制輔國則肅宗以為專權宦者抑

賜得賂不滿意則代宗以為薄我蕭復已錄面責盧杞

則德宗以為輕朕李絳不與李吉甫同則憲宗以

為朋黨使其待君子以此心夫豈有此蔽哉

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京師

論肅宗以李輔國為一身

論肅宗自德
不剛

論郭子儀見
惡於魚朝恩

李光弼見恩
於程元振

詩身管身

女諸家

三十一

以天子女而配夷狄耻也甫及一年遽以無子出
 而來歸其耻大矣而唐之君臣不以為耻蓋其與
 夷狄結昏以為常事故也匹士之家相擇為配偶
 或不允而見出尚羞于鄉里况夷狄乎設有公主
 下嫁士大夫而見出斯士也免死幸矣今回紇憑
 陵肅宗不敢加以一言甘心受之乾德不剛不太
 甚乎與夷狄結昏者可不以為求監乎
光弼自將中渾賊將用擊力攻光弼諸將致死賊衆大潰
 李光弼屯中渾與史思明力戰思明潰走

祿山部將無如史思明桀黠難克者中渾之戰李

光弼不遺餘力矣客主相當僅得一勝自是之後
 二人不復對陳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光弼犄角
 圖思明賊必可平而無後患矣史言魚朝恩惡子
 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以意度之子儀渾洪重厚
 不能為闞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自高力士有
 權寵外庭目之為翁父而肅宗亦以父呼李輔國
 李揆非諂士也身為宰相於輔國亦執子弟禮化
 自上流父而成俗人不知其不可也而郭公大賢
 寧肯以尚父之重降禮於軍容其見惡宜矣或曰

續史管身

卷二十一

三十一

綱目錄其文

當是時人主委信內侍子儀既欲為國平賊盍亦少貶以濟事為務而形見圭角自取疑疾以至罷落兵權置諸閑散豈非所矜者小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不可及者也使子儀奉承朝恩受其慰薦以固權位雖禽思明平河北未免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使肅宗誠意於戡定四海必專命子儀不使中人得軒輊之子儀受知君父而為之建功立業雖赴湯火蹈白刃可矣故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光弼之見惡於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

論肅宗非政 刑

乾元重輪開元三品錢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餓殍相望言者歸咎於宰相宰相第五琦坐事貶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坐琦黨貶琦貶忠州長史賀蘭進明坐琦黨貶濤州復外司馬安史之亂用命守死者莫過於張巡許遠擁兵不救者莫甚於賀蘭進明肅宗以此罪進明雖殺之于睢陽以謝戰沒忠義之鬼良不為過乃置而不問仍為御史大夫反用第五琦黨而去之夫位為宰相安得不進人才宋本無被其引拔即稱朋黨其後來者豈兀然獨立而已宋本無則朋黨何時而已耶故凡坐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朋黨之患而宰相終不廢也則朋黨素來本多此致句

綱目錄其文

宰相而廢退誅殺者，惟大逆不道，逃國罔上之罪，乃可苟罪不形顯，徒以朋黨之名而逐之，非政刑也。肅宗以房瑄黨而逐嚴武，以李峴黨而逐崔伯陽。李暉案以第五琦黨而逐賀蘭進明，謂惡人臣交私亦可矣。而張鎬以不事中要罷，蕭華、李峴、郭子儀、李光弼以忤輔國朝恩罷。是黨於中貴人則無害而蒙宰相序進則為黨好惡如此，豈足以君天下而服人心乎。

上元元年

李輔國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言

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陛下當為社稷計，豈得徇匹夫之孝，若迎居大內，可以杜絕小人，上不應會寢疾，輔國矯詔將五百騎露刃迎上皇，遷居甘露殿，上皇驚幾墜，所留侍衛纔庭老數十人，流力士等於遠方，輔國詣上請罪，上曰：卿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懼也，自是上皇日以不懌，辟穀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但遣人起居。

論肅宗委信內寵嬖豎

內寵嬖豎合而為一人，主不悟，又委信之，其終不

至於篡弑逆亂者古無有也。肅宗之事亦可以為
 監矣。夫祖考所為賢且德也。子孫晞之。鮮能及者。
 非賢非德也。子孫倣之。鮮不過焉。兩漢而下。繼世
 之君。往往樞前即位。就有為天子子。親承大寶。得
 問安侍膳。舉四海之養以全其孝。盡其樂。如唐數
 君。可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矣。而太宗明皇
 肅宗之孝道無稱焉。豈非自太宗失之歟。高祖睿
 玄晚節末路。不免兵甲震驚之禍。而玄宗尤酷。嗚
 呼。悲夫。輔國之言曰。陛下當為社稷大計。豈得獨
陳元禮高力士謀不利於玄宗。消亂未前。

匹夫之孝。夫孝以奉父母為先。然後上及於祖宗。
 今父在也。乃困其身。怵於心。而社稷是安。此中人
 已下所能辨者。肅宗不察。蓋自馬嵬西行。輔國已
 有是言。今又云爾。是知肅宗為人。可誘以利。故也。
 當是時。白刃脇遷。盡去左右之人。而居西內。上皇
 辟穀成疾。以至殂殞。其異於趙武靈王沙丘之禍。
 幾希矣。夫以討賊之故。奪父之位。其終至於如此。
 使安慶緒史朝義而有知。豈不含笑於九泉元結。
 頌唐中興。曰盛德。曰大業。是過譽其始。而未知其

終也

論肅宗坐中天下之半

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為魚朝恩沮而止。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為安史所有。猶為是計。不亦晚乎。雖然。以兵柄付郭子儀則善矣。朝恩力沮其行。亦何意哉。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耶。肅宗初意復兩京而已。後東京為思明所取。亦不甚介懷。姑命光弼禦之。欲速見小利。又用閹尹。廢棄勲臣。坐失天下之半。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嗚呼。人君不以天下為度。其能濟者未矣。

綱目節錄其文

二年

史朝義無寵駱悅引兵入思明寢所射中禽禽之縊殺思明長子也。無寵思明欲殺之。而立少子朝清。或泄其謀。朝義憂懼。其黨駱悅夜引兵而入。思明踰垣而走。射中臂。禽之。思明日。殺我大早。何不待我取長安。遂縊殺之。朝義即帝位。

論利欲極為盜賊

逆亂之人。其事雖無成理。其心固不為敗謀也。不為敗謀。則當不為敗事。然不能如此者。利欲之極。

詩史管見 卷二十一
也。義理不極，不為聖賢；利欲不極，不為盜賊。利積而欲滋，則雖百萬羣居，而無終日之計。故安慶緒、史朝義皆以親子迫而舉事，曾不經宿也。夫祿山思明，狡黠有餘矣，叛而僭稱，坐席未嘗暖，皆欲廢長而立少，言出于口，而刃及于腹，矢及于臂，經及于脰，天之報施，亦明矣。速矣，不可追矣，而亂臣賊子肩相摩，足相躡也。夫豈未嘗知書，不監往轍乎？思明曰：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咄哉使長安不幸為汝所破，而死于朝，義亦何成之有。

上元二年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論肅宗不知天命

人君不取表于天，而取表于日者，以父事天故也。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也。宋本故以為人君之表也。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其失日深，未嘗改也。故至德元年，即位甫爾，日食一既，至是食之又既，而加暗焉。大星皆見，陽精淪湖，天事常象亦云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修省，仰答變異之意，必以天象人事

不相涉也。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躬，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是故日食有常度，而春秋每食必書，不嫌其詞費者，以變異莫大乎日食，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以此防民。開元天寶日再食之不盡如鈞。至德上元日食再既。大星皆見，而視之蔑如也。無乃不知天命，而侮聖人之言歟。

綱目節錄其

論肅宗政刑不可曉

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上尋敕出莊，莊怨晏言其道禁中語，矜功怨上，貶晏刺道州，莊難江尉謙伏誅。嚴莊死有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貫之。既用為司農卿，已失刑矣。今幸其自敗，正名行辟，夫豈不可。又寬宥焉。肅宗政刑之不可曉，類如此。若事無實則康謙不應獨死。若事有實則劉晏不應被誣。使晏誠有矜功怨上之言，不輕於莊之背叛弒逆之罪乎。乃聽其反執，得自解免，而謙蒙曖昧之誅，書云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亦異乎此矣。

綱目節錄其

係實應元年無三年

甲寅上皇崩三年建巳月上皇崩

野史記明皇之崩其說甚異而唐書不載司馬氏
考異亦復闕焉得非無徵恐人之不信乎然以當
日之事考之張后於上皇無所憾者西內之遷乃
后與李輔國同謀苟無深憾豈應至此故竊疑之
上皇歸自成都肅宗故妃韋氏尚在張淑妃宜立
而緩於立其間必有曲折或上皇悔昔日之舉而
上亦未忘故情有復后位之意耶不然劫取厥舅
以自近將何為也然則玄宗所謂吾嘗服大丹不
可死及他日盜發陵寢見其腦骨破而縫若黃金

所絡者豈鑿空証案相符而為此言使其無之肅宗不

孝之罪猶得未滅不然何以自白於千載乎噫嘻

悲夫

張后李輔國晚年使太子誅輔國太子泣召越王係元振知謀告輔國殺后隙上疾篤后謂太子曰輔國逼

遷聖皇其罪甚大証案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

子泣辭証案越王繫曰汝能之乎對曰能乃

選宦官勇力者二百人授甲於長生殿後元振知之

與輔國勒兵而入上在長生殿輔國以太子之命逼

后下殿幽於後宮左右驚散上崩輔國殺后立代宗

論肅宗不可
謂中興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三

張后以逼遷聖皇為李輔國罪，則其同謀為惡，無
疑矣。后素欲廢太子，故教以討賊，知其必不能克。
欲因以斃之，而不虞元振之覺其情也。后從帝起
于艱難，淑令不聞，而力與滔德漢二帝既不以道終，
又欲陷太子於大惡，而立其所愛，其不尸戮也幸
矣。肅宗在位八年，自李泌既去，制敕盡出輔國之
手，帝所可否，纔十一耳。及其父也，惡之而不能去，
知張后專權而無如之何，父為中官悍婦所操，窘
而不得知朝已駭於亂兵，而以驚怖死，子制於兩大
闖而不正其始，而謂之中興唐室。夏少康周宣王

漢光武顧如是乎。顧如是乎。宋本

代宗上宋本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不平，及即位，以輔國有
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使盜夜取其首宋本遣使存問其家，仍
贈太傅。

不平輔國專權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心也。
公與私，特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慎乎。上
之為廣平王，張后深欲去之，故上惡后而德輔國

論代宗之舉
不可謂禮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四

之衛已而殺后也。是以隱其死。夫張后天下之母

也。闖人安得而殺之。以震驚肅宗為罪耶。則是日

舉兵非后也。以將危太子為罪耶。則太子已在外。

告于宰相。奉而立之可也。且后正位中宮。猶太子

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

之。其為太子累大矣。而猶以有功庇覆之。若其沒

于牖下。而加賻贈焉。代宗之舉。可以為禮乎。

管見卷第五十四代宗李光弼禽袁晁。浙東皆平。晁之眾近二十萬。

袁晁之起。民從者如市。其怨自元載徵負租之刻

而不聊生也。至是再經春夏。轉攻州縣。所陷幾遍

于浙江之東。然後討平。其為賊被殺與良民之殺

於賊者幾何人矣。豈非同民而刑之乎。而元載致

寇朝廷不治。他日至擢為宰相。然則聚斂之人何

所憚耶。貪其財。忘其罪。視赤子不以介意。草薶而

禽獮之。君人之德喪矣。

楊綰請依古察孝廉。廉得明經進士等科。案本

禮部侍郎楊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

策五道。楊綰初議請令縣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

綱目錄其文

致堂先生讀史

廣德元年

論問經對策

詩史管見

卷二十一

四

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是彷彿鄉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徒有問經對策之目，而無縣察州升之文。或者猶沮止之，建議之難如此。及縮為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請，豈有所不及歟？抑薨謝之遠也。夫問以經義，已涉空言，然亦足以觀人士之師尚。顧縮所條，其詳不可見耳。宜為之法曰：凡應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令隨所占經引先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已見，則附于後，不得誇誇辭藻，惟務直述。每條以二百五十字至三百字止。如此，則人之習經者，可見其通塞矣。對策惟問以前代故事，有疑難無折衷者，以五道為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不得問以時事，以杜其諂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見其深淺矣。若夫投牒自應，最壞人才之本也。廣取士之門，如漢武泛駕之比者，自薦可也。讀誦五經，修孔氏業，而進之不以禮，使登門覓舉，有羞恥者，不肯為也。羣數千人而來之，不以為恥，則習俗使然耳。是故王氏至棘闈之外，見設衛之密，拂衣去之。

曰以此待天下士耶。欲革此者於鄉里必慎選守令於庠序必慎選師儒。察其毀譽觀其言行次第而薦之可矣。

吐蕃入寇詔郭子儀為元帥上倉平幸陝案程元振皆不以聞至邠州上始

知之京師震駭詔郭子儀為副元帥子儀閒廢日久

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遣使入奏請兵元振

遇之不見吐蕃度便橋上倉卒不知所為出幸陝州

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閑處至

無一人部曲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以為真不賢

耶則必不用以為真賢耶則不當廢代宗於闕尹

之言受命如響於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

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寧受不朝之罪而不忍

見魚朝恩程元振之面也獨子儀無纖芥于胸中

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

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蓋可以

為人臣之師表矣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于

以復太宗之業何難焉而柔懦不能也可勝嘆哉

程元振專權甚於李輔國忌疾功臣上既狼狽出幸

發詔徵兵，皆忌元振莫至，中外切齒。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元振，下詔引咎。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放歸田里。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可謂民之父母矣。夫匹夫行私，

不可自立于鄉里，一命行私，無以信服於吏民，而况天子乎？是故叔孫昭子不賞私勞而殺豎牛，漢高祖不賞私勞而誅丁公，君子美之，美其公心，不

以一身而廢天下之義也。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覆宗社，於是而權宗社一身之輕重，則宜肆諸市朝，仰謝九廟，中謝諸將，下謝

百姓，則代宗之心如天如日，天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此為念，而專念其保已，曰：吾垂情於保已者，何患人之不我保也？夫蕃戎入寇，元振不以

聞，子儀請兵，元振不召見虜騎，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為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要之，帝心先蠱於私，故終迷是非之分耳。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權寵無比，築

綱目錄其

續中

卷二十一

四十四

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北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將其兵

以貴常侍為易去則肅宗不能去輔國代宗用程元振然後去之以貴常侍為難去則柳伉以太常博士一朝極論則元振不得固寵而安位代宗監此亦可以已矣又以兵柄盡授朝恩是明皇肅代父子祖孫皆以闒尹為可委腹心外廷所不及也至其既久根深蒂固權重勢雄其於人主如日蝕如肺癰如疾在膏肓誠不可去矣夫致僕固懷恩反者駱奉仙也惡郭子儀而讒之者魚朝恩也奉仙取信懷恩已不可回子儀再造唐室乃益崇寵朝恩以形迹之於勲臣體貌畧不加焉子儀則終長者矣代宗君道如何哉

劉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之貶李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所疾與晏皆罷

代宗之相獨李峴為賢以忤宦官而罷去是教士大夫使歸于北司也欲天下之亂不難矣劉晏亦附程元振何也此才士之所為也峴則賢士也賢

論代宗之權不勝宦官之勢

二年

者有所不爲，才者則不能爾矣。夫晏旣坐與元振交通而賜罷，則峴宜以黜退元振而受賞。今兩貶之，于以見代宗之權不勝宦官之勢。陰盛陽微，君德衰矣。

郭子儀以大盜旣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敕罷河中節度。

子儀忠謀爲國，反見黜削，不明之君，胡可與言哉。是時河南諸鎮兵罷之易耳，河北若不受命，子儀必有以處之。代宗一切不問，而獨罷河中，此乃魚朝恩計也。朝恩屯兵中渭橋，與鄠縣名備吐蕃，實以自衛。若朝廷從子儀所請，則渭橋鄠縣之兵，必還禁旅，不得外屯矣。於是朝恩深憾之，曰：爾欲罷所在聚兵，我故不罷，而獨罷爾所部，以是爲足以抑之也。小人度君子無所不至，不知於子儀何損焉。朝恩失倚，則如豕無牙，牛無角，鼯無尾。子儀蓋嘗閒居，部曲散去，略盡不聞乏事，則河中無兵。夫何損焉。代宗不察勲臣之忠，用朝恩言，敕書殺禮，君道缺矣。

論李光弼不知春秋趙鞅之義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忌程元振擁兵不至，光弼治軍嚴，諸將不敢仰視。既久不朝，其下無復稟畏，愧恨成疾而薨。

遷延不至遂成嫌隙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况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况徵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讒，大則畏死。耳有如唐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光弼為首，其能免乎？今天子蒙塵，而方伯之師，星馳騰發，擊退虜賊，再安宗社。元振雖欲讞，耳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昔趙鞅入于晉陽，本拒范中行也。而春秋以叛書之。君子曰：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弑之萌，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者乎？光弼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肯釋兵，卒以憂死。蓋不知春秋叛趙鞅之義，故耳。耳光弼與郭子儀齊名，馭兵之道，戰伐之能，尚或過之，而不能以功名自終。古人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豈

不信夫子儀以武舉進。而其行自類知道者。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

宋本作是歲廣德二年戶部奏戶口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論戶口生聚成難敗易

天寶十二年至此歲。纔一星終。戶九失其六。口五失其四。雖河朔強梁。民版不入。正使其半。亦亡

其半矣。明皇四十餘年。生聚幾一千萬。戶顧以楊

太真李林甫二人敗之。則十年之中。所耗無慮十

之六七。成難壞易。如此。養民者人君職也。有意於

養事。不克終。猶不免於自殘殄之。况無意於養之

者乎。民之生於肅代德宗之時。蓋亦自生自死於

天地間耳。豈非失職之甚歟。郭子儀請罷兵於前。

獨孤及請休兵於後。而聽者如不聞。故知斯民之

無司牧也。

永泰元年

置百高坐於資聖西明兩寺。內出仁王經二寶。與講之以人爲菩薩鬼神導以鹵簿。百官迎從。

論仁王輕淺俗不足好

佛書固有深微幽遠者。不爲禳禍而祈福也。若仁王經。則淺俗無取爲甚。而代宗好之。宜其於忠言

正論不能聽也。在肅宗時，嘗飯僧數百人，晨夕誦

佛，宰相張鎬曰：帝王當修德以安人，未聞飯僧可

致太平者。上雖然之，其後乃以人為菩薩鬼神，是

直兒戲耳。代宗資非英傑，重以元載、杜鴻漸、王縉

之徒，皆僧人之奴隸也。而並位宰相，於是兒戲盛

作天下，日入於衰昏，泯亂不可救止。千載之後，撫

其遺迹，使人深嗟重歎而已矣。

子儀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

回紇吐一山入寇圍涇陽，郭子儀嚴備不戰遣人說回

紇共擊。一蕃回紇曰：郭公豈在，汝給我耳，可得見乎？

子儀曰：今眾寡不敵，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遂與

數騎免胄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

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

於數十萬眾力擊鏖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

而已。夫其忠信非可一日而為也，積之既久，行之

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

有孚于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偽設而僥倖哉？使其善義無素，欲以矯誠

論忠信非可一日而為

虛信而冀犬羊之革心。至則靡耳。嗚呼。誠之格物如此。三代君臣。德以誠成。政以誠立。教以誠帥。其鼓舞丕變。至於麟鳳在郊。龜龍遊沼。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况於斯人乎。况於夷狄乎。王者之迹息。聖人之道衰。專以智力相糾持。不復知誠之理。人愛其情。巧偽日滋。風俗靡靡。入於偷薄。如武侯之刑罰。無怨於李平。郭公之片言。取信於回紇。寥寥千餘年。蓋可一二數耳。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貞也者。包中正誠通而為義者也。子儀其庶幾乎。

綱目錄其文

子儀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回紇請子儀先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陳前。家族滅絕。諸酋長大喜。遂與定約而還。吐蕃夜遁。回紇追擊破之。

論郭子儀不失已得虜情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藥葛羅要子儀為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而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聞之若重大嚴。必不可犯者。及味其旨。乃無所誓焉。所謂苟有負約。身殞家滅者。果

大曆元年

論代宗不明

何約乎既不失已。又得虜情。且無歃血結盟之羞。處之雍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

請自官論事。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真卿。疏。賤別駕。宰元載。擅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短。令百官奏事。先白宰

相。刑部尚書顏真卿奏曰。李林甫深疾言者。卒成幸蜀之禍。然猶不敢明令奏事。皆先白已也。陛下倘不早寤。漸成孤立。載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

妖言誹謗之罪。雖非德政。以之尊君。猶或可爾。故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誦上者。若夫身為列卿。言大

臣欺蔽于其君。而大臣目之為誹謗。是以君自居也。觀顏真卿之疏。戒林甫覆轍。恐代宗孤立。至忠至切。何誹謗之有。而元載以誹謗罪之。異於指鹿為馬者幾希。昔趙奉璋以外郡刺史。告林甫二十餘罪。林甫諷御史以妖言杖殺之。林甫恣肆不待言。而奉璋不無責焉。以非言責之官也。今顏公為天子近臣。何事不可言者。其忠義練達。自可當輔弼之任。而代宗不悟其厚於君也。而黜逐之。以快讒慝之人。嗚呼。不明一至於此乎。

論肅宗有媿
於馬璘段秀
實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五十一
卒有當死馬璘欲生之秀實曰法不韓彭不能理殺之案
邠寧節度使馬璘以段秀實為都虞侯卒有能引弓

重二百四十斤者化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法不

一。雖韓彭不能用衆竟殺之。

勇力之士非難得也勇力之士奉法畏義則國家

之寶也肅宗時將軍王去榮挾私怨殺本縣令賈

朝請誅之肅宗云案至韋見素請誅之肅宗以其善用礮竟赦之使去

榮之末礮足以靡祿山糜碎思明聖王之法猶所不許何

者部民殺令長與邊將叛君父其惡一也肅宗曲

意以屈公議冀云榮一礮之功而終不聞焉卒之

破平逆亂者乃郭李諸將帥也然則徒為是過舉

耳爾今段秀實一將之任其遠見正如賈韋至見素末所論而

馬璘又能從其說于以揆諸肅宗豈不有愧於將

將之道哉。

清河後人張紹祖重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終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二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唐紀

代宗下

大曆元年

生日諸道獻壽常衮上言欽恐求媚不可長不聽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獻物為壽共直錢二十四

萬緡常衮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民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隘哉代宗何其無天下之度也古者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王畿所入足以供車服矣故不

論代宗無天下之度

責諸侯貢焉。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故不許天子求焉。天子而好私財，不於諸侯，何自得之？諸侯欲營私財，不於百姓，何自得之？於是暴長虐吏，浚民膏血，各自封殖，其歸於君父者，百之一耳。不寧惟是，必有貪多務廣之人，意無紀極，而僭擬奪攘之事，作故君人者，務昭儉德，臨照百官，百官象之，各安其分，侈心不生，而兵可寢，刑可措矣。常袞若以此啓太宗，庶乎其聽歟。乃謂節度使歛怨求媚，夫代宗惟喜人媚已，未嘗有愛養斯民之意，宜袞言之，不入也。第世知元王秉政二十年，不按賊吏而不循其本。代宗既自受賂，又通中人受賂，於是宰相受賂，則節鎮守令固將不令而化。既肥其家，且奉其上，而四海困窮矣。夫元王之不按賊吏，好賄之術，當然也。若其按之，貨寶得至乎？代宗受此惡名，千載不滅。履宗一歲所得，纔二十四萬緡。卷不知天下富室有倍蓰什百於此者，不以撫有四海爲大，而以二十四萬緡爲多，其意以國藏與私帑爲別也。隘哉鄙歟，何其無天下之度耶。

二年

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請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高郢三上書力諫皆寢不報

論代宗惑於異端其心不仁

人死而冥無福無禍使其有也豈可祈禳所以知其不可祈禳者以人之生驗之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蒙之禍無所於免故也生死一道也借曰可者莫大於父而母次之肅宗以震驚晏駕所當先也舍父念母無乃悖於人道乎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奄人則父母皆不知也姦雄如曹操尚不知其生出之本末故知奄人之不知也自不知其父母安能使人孝而佛氏者乃不知父焉造寺資福其有益乎其無益乎且章敬寺魚朝恩舍莊為之非出代宗之命則資太后冥福者朝恩之恭耳宜竭其私財致其私力今乃毀曲江及華清宮為之曲江者國家之池籞也華清宮者先帝之別館也而代宗一一順從曾不可否高郢所諫事理明白乃聽之藐藐焉夫惑於異端者其心不仁固無是非之擇也

綱目節錄其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三

論代宗不能
辨誣罔之言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元載好佛上問報應有幾曰國運靈長非者種福業何致宋
始上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之上嘗

問佛言報應果為有無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
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
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回紇吐蕃不戰
而退此非人办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

代宗雖庸才其問報應之有無則亦要矣人之所
為惑於佛者一以是故也代宗若問諸高郢郢之
對必正矣彼元載王杜乃惑溺者而可問乎是故
求道於瞽借聽於聵所得益迷矣雖然三人之說

淺近誣罔非難見也顧代宗不能辨耳其言曰國
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若夏殷周有
天下之久後世皆莫及其時未有佛也而三代之

祖皆有大功盛德衣被生人豈福業茫昧之謂乎
又曰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為害且如武氏
殺唐子孫幾盡廢其國姓唐幾以亡猶曰不害乎
安史子禍是誠報應乃五經所載臣弑君子弑父

有以致之者抑嘗聞弑父弑君而免於刑戮者乎
不寧惟是若非王師戮力四面攻討彼固從容傳

繼。豈至勢窘事迫而生內變乎。僕固懷恩叛至再
 三。然後病死。豈稱兵出門而遽然乎。回紇吐蕃大
 舉入寇。不戰而退。若非郭子儀馬燧馬璘李晟諸
 人善於扞禦。彼肯無故而退乎。方諸大盜之憑陵
 也。宗社危若旒綴。君臣遁逃。計無所出。所賴謀臣
 效策。將帥忠賢。故能不逾歲時。芟夷大難。今乃言
 非由人力。而歸功宿植。豈非誣罔之甚乎。如使宿
 植可憑。曷若安史不逆。僕固不叛。回紇吐蕃不入
 寇之為神乎。如或逆或叛。或入寇。曷若端居京闕。
 不必命將出師。以俟其息乎。凡此皆繆悠誕妄以
 欺主聽。不過欲使其君修齋祠。談空寂。不事事。一
 則可以竊權柄。二則可以抑勳臣。姦執大焉。後世
 稽古者。反復代宗所行。亦可以得師矣。
 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疑人字疑魚朝恩為之。子儀
 入朝。朝廷憂其生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
 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此乃天譴也。朝廷乃安
 刑施於死者。不過發冢而斲棺。匹夫而丘墓有犯。
 必以死爭之。况王公將相之重耶。子儀縱不與魚

百節錄其

軍容為仇。訴之朝廷。事下京兆。而賊必可得。則曲直固有在矣。子儀乃一切不問。直引咎自責。安朝廷之意。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乎。也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使上下震動。變難雖不自已作。而彼此懷疑。事生於激。將有意外之變。忠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小大。寧賊不得罪已之言。一出天子釋憂眾情。綏定魚朝恩。欲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既無所施。而指蹤穿窬之心。亦必汗顏泚頰。默自愧悔。武侯有云。難乎者事也。子儀所謂善平之者。歟。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語齊王侯李泌請贈太子。上泣謚侯。由承天皇帝。宋本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侯。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

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曰。卿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心。制追謚侯曰承天皇帝。

肅宗殺侯。代宗帝之皆失也。謚之為帝。猶謚之為太子。皆非所當。以為謚者也。唐室父子兄弟。擇利而行。豈有誠心由義者。代宗曰。使侯尚存。必為太

論贈齊王侯不當用太子皇帝之禮

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心倭死久矣此言易
 也夫廣平王居長肅宗建儲豈可舍而立倭倭無
 當立之勢何有太子之贈既不為太子何有皇帝
 之稱代宗固失矣李泌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
 國加以美謚於其後裔恩數致隆則可矣
 管見卷第九十九代宗
 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幡上
 百官迎謁於光順門歲以為常

蘭盆起於佛之徒曰目連者念母之不見也佛教
 設為以以此會為追薦云耳用於章敬已為不可又設七

廟神座併祖宗而侮之不敬莫大焉七廟有主有
 室神所憑依何為而至於章敬寺哉目連之於七
 月為此會也以佛言其母墮地下獄嬰罹毒苦故
 以升濟之也今舉高祖太宗而下皆以為有罪
 修蘭盆供以升濟之不敬莫甚焉夫幡之制形佛
 氏以象人故有頭腹手足其意使之代其身而事
 佛耳今書祖宗尊號於幡居則懸之行則揭之不
 敬莫加焉代宗於宗廟之奉未聞孝恭之節而狗
 闍尹諂諛因而黷于祖考一舉而犯三不敬豈為

子孫之道哉

子儀朝朝恩邀遊章敬寺元載密朝恩謀子儀不從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

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彼無天子命安敢見害若受命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朝恩恠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朝恩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處家

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處朝廷不遠乎忠則臣

道得矣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而子儀

處之何其盡已盡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

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

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

子儀所以不聽害已之言輕身見魚朝恩而深有

以感動其心者也元載本欲離郭於魚而反以自

間小人用智每每如此以邪而不正故耳夫子儀

常匹馬免胄而下吐蕃回紇十萬之衆施於朝恩

亦何足道蓋厚德敦誠物致其極固無難易小大

之辨也

論杜鴻漸好
佛而不悟其
真

詩史管見 卷二十一
冬十月杜鴻漸病甚僧令僧云
杜鴻漸薨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

鄙哉鴻漸之貪也。生既位極人臣，死又徼福於佛。使福而可徼，則鴻漸真得計矣。于以知鴻漸雖好佛而不悟其要，直為因果浮言所移，如誠悟其要，則必如瞿曇棄國王之位，割妻子之愛，入山林，毀衣服，惡飲食，苦形體，以成其道也。今生則出入將相，受萬鍾之奉，而不能舍，及老病死矣，乃始為僧，意謂死而受生，復得善果，豈非貪著蔽蒙之極歟。後世有賢者，過鴻漸遠甚，位與之同，及其終亦欲

文 綱目節錄其

為此舉，是亦不思而已矣。佛氏以了生死為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矣，或立或倒，或預言死日，及期不爽，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自達磨以來，蓋無一人見道者。若其真見，則臨死之時，必以布衣裹首而逝，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淺學及曲之士蓋哂其言也。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此季孫所賜也。我未之能易，呼其子元至，起而易之。元曰：夫子之病革矣。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

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君子之貴於得正，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為孝。故剪爪墮須，猶或藏焉，豈有生而弁冕死而髡首，以是為達哉？中國之麗于罪者，則髡。今以學佛之故而從此刑，反謂之道，不亦異乎？夫曾子上智矣，卧非其簣，不以疾病委頓而必易之。而杜鴻漸幸非髡首之徒，死于宰相，不以衮服斂藏而必髡之，有志于道者，其以鴻漸為法乎？抑以曾子為師也。

五年

寒食宴罷朝恩留議事周誥擒而溢殺之案本
 上惡魚朝恩擅權與元載謀因賜宴於禁中，縊殺之。昇尸還家，賜錢以葬。

論宦官非難去

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相繼掌兵，其氣勢隆重，月異而歲不同，真若不可去者。然代宗去此三人，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何如耳。方其喜之，以郭李大勳，不免於程

元振案

魚之讒幾不自保。而代宗信任寵待，不可解也。及其怒之，用李峴計而元振逐，與元載謀而朝恩縊。如掃糞壤，如棄涕唾，如殺孤豚腐鼠，曾無難者。然則前代中常侍之患，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而已。及不可為，然後為之，宜其俱靡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歟？既寵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六年

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

復四月成都云云

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御史陸珽以

告載，載奏之。上怒，三人皆杖死。憲下少良頌等御史奏三人凶險比周維問居臣勅非皆杖

論代宗有除元載之心

綱目節錄其

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也不密而失身，二也。韋頌漏言而死，亦宜矣。陸珽黨於元載者，而載不能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固喜少良言之，而怒頌珽泄之也。誠欲治載者，以少良所訟，召大臣侍從臺諫官集于朝堂，雜究治之。所言誣，則少良當與衆同棄。所言實，則載當肆諸

八年

論代宗市馬
所得非駿徒
耗民力

市朝豈有欲治其人而反殺言之者。則誰復敢以大臣之惡上達乎。雖然，為朝廷計則如此，為少良計，思不出其位可也。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

歲求和市每馬易四十縑，馬羸瘠無用，朝廷苦之。案本

萬疋，皆駑瘠無用。至者不絕，朝廷苦之。上欲悅其意，

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馬價用車千餘乘。

古者國有馬政，況為天子。審欲畜馬繁者，開元故

息案

事具在。八坊監牧之地，初不失也。擇能其事者付

之。日滋月盛，何患於乏。既不修此，乃市諸遠夷，所

得非駿而徒耗民力。夫千乘之縑，無慮數十萬計，

其損不亦大乎。代宗欲悅回紇而不恤百姓，以與

回紇同取兩京，見其勞績，而百姓耕桑輸納之勤，

則不以介意，非知緩急之序矣。夫為國固不可闕

武備，然非以馬之多少為存亡。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無興國焉。誠以數十萬縑，易致驍騎，猶非所急。

矧捐人所衣被之物，而博駑瘠不堪戰乘之馬，智

者不為也。況仁者乎。

吐蕃入寇，郭子儀遣渾瑊拒之。史抗溫儒雅，違瑊節

寇官軍敗于儀，曰罪在我軍，瑊曰今日自惟理瑊罪。案本

綱目節錄其
文

論郭子儀渾
瑊能責躬所
以前敗後勝

綱目節錄其
文

度官軍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敗軍罪在我不在諸將
今何策可雪耻瑊曰今日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
儀使瑊再擊之虜敗遁去

違令致敗者史抗温雅儒也而渾瑊以為已罪受
命禦寇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
所以前敗而後勝歟使子儀曰我為元帥寧有過
舉而欲討瑊瑊又曰不稟節度豈我之咎而欲斬
二將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馴致大敗亦未可知
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已事成則曰我
之智謀事敗則曰人之負戾以武侯及郭公之德
度觀焉人之相越豈不遠哉司馬師劉弘尚且能
之志士可以得師矣。

胡僧不空贈_{胡僧}不空_{贈胡僧}卒贈司空肅國公謚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

藏和尚

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則予以是名。如鳥之不白
鶴之不黑也。無其實而予以是名。如犬而呼為
馬而呼為鹿也。故孔子為政必先正名。又曰名器
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其極至

論代宗顯行
使伶戲劇之
事

九年

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重慎名器如此，而可忽乎？
今士大夫才不稱其服，猶有鵜梁鶴軒之誦，而况浮屠
氏毀膚髮、壞衣裳，以刑人自居，乃貴為台司，官至
公輔，胙之大國，而又雜以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
和尚之號，何其淆也。使其可以易地而處，則以十
一字之號，而號元載、王縉可乎？此特優伶戲劇之
類，而代宗顯行之，其為董正治官之累，豈細哉？案豈

十年

陝軍逐兵馬會李忠臣趙令珍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

朝過陝上，命忠臣按之。陝軍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

臣但令軍士投所掠庫物，一日獲萬緡，賞其從兵。

論李忠臣武人無識

宋本神下多一

事有機會，其來不可為，其去不可追，惟智者接而
不失，故易以知幾為神顏氏之慮後為賢，以惟幾為戒，此固非李

忠臣所能預，亦可為後人之法耳。忠臣受命按陝

軍之逐大將者，代宗無此政也，而偶有之，忠臣又

適至陝州，亂軍又甚畏忠臣，而不敢動，則宜推求

首亂之人，按法行戮，而撫其餘，駐師少留，待朝廷

命帥至而後去，豈不善哉？乃憑藉聲勢，而取其貨

財以與已衆是不能禦寇而為寇也忠義之烈入
手而棄之弃武人無識彼哉彼哉
回紇刺市人晝刺市人有司執之長馳至叔繫獄其酋長馳至身不問斫吏劫
而去上亦不問

代宗優厚回紇如此其愛之耶抑畏之耶謂愛之
者以天子崇高而愛千百戎狄夷使戕吾赤子非也
謂畏之者以中國帝王而畏千百戎夷使傷吾命
吏亦非也若以其有助取二京之功不得已而容
忍者當時既縱其大掠繼又與之厚賜雖侵犯邊

境猶不絕和好而與之互案所以報之逾涯甚矣

而何愛畏容忍一至於此耶居上以寬為主而無

以濟之則失於縱弛解緩陽而啓寵納侮之患生故

寬而栗者臯陶所以告其君寬而有制者成王所

以訓其臣若代宗一於寬而已所謂以水濟火而

不可食琴瑟之專一而不可聽者也千百夷戎悍

猾無禮於闕門之外而君相屏息彼田承嗣朱滔

李寶臣之徒固且鞮然而笑悠然而起思勃然而起矣

田承嗣叛於魏州攻之未下元載王縉奏魏州鹽貴

論元載王縉
倒行逆施

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宋本注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佛之道以慈悲為行平等為法元王學佛者也何獨惡魏之人而欲困之哉若曰為國計則亦違乎佛教矣代宗所言乃人君之德載與縉不能出策略討田承嗣使君德被於魏人又請絕其飲食所資以困苦之于以見為佛學者倒行逆施以善一

身猶悖於理况代天工宰萬物乎

疑知忠臣暴戾以已功讓之不入亦成西屯板橋忠臣果專其功宋刺李李靈曜殺大將不受朝命詔李忠臣馬燧討之靈曜

逆戰忠臣欲遁燧固執不可遂克之燧知忠臣暴戾曾惠之爭忠臣殺之讓以已功忠臣果專其功有與之爭功者忠臣擊殺

之

論馬燧全身
遠禍而讓其
功

君子尚德不矜功德出於性功出於木君子而有功必不矜不伐不有而當之小人而有功必矜必伐必希重賞望貴仕觀人者觀其德之勉與不勉其功之居與不居則君子小人之分玉石判矣夫德與功皆非物也然仁義之人睟於面而盎於背和順中積而英華外發若有物者故曰據於德功

利之人、意欲驕盈、血氣盛滿、一奪其爵祿、如病者、
 如餒者、如有所失者、故功名外物也、君子所性不
 存焉、解后有成、猶風之濯執熱、雨之潤焦槁、在物
 有被、而於已無存、直寄焉耳、馬燧未必知此也、全
 身遠禍、而讓其功也、雖然、方諸有其功者、賢矣、方
 諸爭功者、又賢矣、其視無功而為有功者、豈真霄
 壤之間哉、

二年

田承嗣竟不入朝上復命討之承嗣上表謝罪亦無如之何悉復其官爵累表入朝、竟不至、上復命討之、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悉復其官爵、令不必朝、

論元載王縉
 宜怯而勇宜
 勇而怯

田承嗣玩代宗不啻如嬰孩、去之數百年矣、讀其
 事、猶使人氣拂膺而髮衝冠、代宗既能堪之、而元
 載身執國政、亦復恬然、何其君臣寬大長者、一至
 此耶、元載能黜顧繇、殺李少良、逐顏真卿、出李泌、
 左遷楊綰、踈遠郭子儀、疑若勇矣、而姑息回紇、懾
 畏吐蕃於河北、諸鎮莫敢誰何、又何怯歟、是故伊
 尹相湯伐夏、湯曰、今朕必往、既克夏矣、湯曰、爾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
 勇怯所施如此、今元載王縉於所當治者、則退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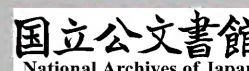
柔懦若奉父師若撫驕子惟恐傷之於所不當治者則震耀威武張皇刑辟快意肆志惟恐居後宜怯而勇宜勇而怯此小人之常態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安得伊尹之臣而相成湯之君乎如顏季子知微知章知剛者而相其羣上宋本無伊尹成湯事

元載王縉爭納賄賂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謀於大將軍吳湊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圖為不軌上命湊收二人於朝堂令劉晏鞠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語以陰事賜載自盡妻子皆伏誅籍其家財胡椒至八百石縉初亦賜死繼貶刺括州劉晏請之也

論魚朝恩之黨伺帝意而陷元載

圖下宋有李芳賢則付諸廷尉駁虛實稱輕重而施刑焉亦奚以處為矣不詢在廷不席司也

元載王縉固有罪可誅然殺載至於孥戮無乃過乎載縉非有兵柄何變之足虞因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黜之誠無難者若有不軌之圖不歸司寇猶與貴戚之握兵者謀之其紊亂政事經邦不績一切闊略直加以反逆之罪不復覆按并其妻子宋本云俱受極典一何峻哉以愚度之代宗固怒載矣蓄其憾激其怒發其機者必中人也是時中人無專權勢者前史亦無可稽據而曰中人何也曰殺程元振者李峴而峴奉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



綱目節錄其文

魚朝恩而久在相位。姦賊恣橫。罪惡貫盈。平時薰蒸。聒習於上之間。聽者眾矣。安知非朝恩之黨。為朝恩報仇耶。不然。上方與吳湊謀。何為告變者。繼至。又問端皆自中出。仍使中使詰責。而劉晏鞫之。乎。晏素附程元振。固北軍之人。魚氏之恨在載。而不在縉。故晏免縉。而取載也。以是知朝恩有黨在內。伺帝意而陷之。無疑矣。雖然。自載而論。則有取死之道。凡元勳舊德。清望名流。一切踈斥。弄權舞弊。政以賄成。有議已者。或竄或殺。招怨多矣。其能免乎。昔鄭申侯。一國大夫。專利不厭。已足以殺其身。况為天下宰。苟好賄焉。可勝富哉。故史載其厚藏。第以胡椒八百斛明之。嗚呼。亦可謂愚矣。未論大賢。若盧懷慎。李元絃。張嘉貞。豈有此患乎。楊綰制下子儀。或志樂幹。幹首。嗣後崔寔。撤第舍。宋本以楊綰為相。綰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郭公黎尹。崔中丞。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服化之心。

論楊綰躬行之效

綱目節錄其

代宗忽為
克深害之

者非也。謂子儀有惕威踧躅之態者亦非也。嗟夫躬行之效如此。楊綰獨以清儉一行。已足以丕變侈靡之俗。若使成德之士。而佐有道之君。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豈虛語哉。

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

元載之刑已重矣。又誅及父祖。此當施之安祿山。武三思者。載何以得之。代宗素寬厚。忽為此伎克深害之事。不與其所行相類。又不頒之外廷。委之京兆。直使中使往焉。益可以驗載之禍。乃朝恩餘黨報之無疑矣。夫刑非人主之私也。五刑五用。順天討也。賞非人主之私也。五服五章。奉天命也。苟輕重過差。則人心不服。伎克深害者。固中人常態。假手代宗。而代宗不知焉。任是責者。豈非楊常二相歟。

楊綰常袞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為刑部尚書。

續史管見

二十一

論顏真卿可
以為相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魯公行義剛方，節槩忠諫，更歷既久，望實俱高，可
以為相，孰不謂宜，而代宗不知用焉。知人信難哉。夫
代宗信愛李泌，自為太子時，及在位十有四年，猶
未能置諸左右。今以楊常一言，召真卿不旋踵已
為非常之遇矣。

李正己田承嗣李寶臣根據盤結雖各藩臣實如異域
是時李正己據十五州，田承嗣據七州，李寶臣亦據
七州，梁崇義據六州，雖奉事朝廷，而不用法令。上寬
仁一聽其所為。

論代宗奈愿
樂因循不可
謂近仁

史稱代宗寬仁，以愚觀之，直愿而無立志，樂因循
而憚興事。耳於寬為近仁，則不知也。夫仁之道難

言哉。自世俗論之，能好人者仁矣，而孔子兼能惡
人言之。愛入者仁矣，而孟子兼親賢言之。夫豈柔
愿樂因循之謂乎？惟恕亦然。世之言恕者，寬厚哀
矜而已矣。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寬厚哀
矜，直恕之用耳。不足以盡恕也。求仁必自恕始。强
恕必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始。夫已所不欲而施
於人者，滔滔皆是也。豈特代宗使代宗强恕而行，
其心必公必明，其為善去惡，必皆惟日不足。然後

綱目節錄其
文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三

十三年

論杜黃裳矯帥命與李懷光矯詔書有與

綱目節錄其文

可以稱仁也。則烏有坐視群姦侮慢朝廷，割據境土而不以經意者哉。

郭子儀入朝，命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黃裳。察其詐，以詰之。懷光服罪，乃矯子儀命出之於外。

李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其才之狡黠，足以立功，亦足以作亂。先為僕，固懷恩將，後乃歸郭公。郭公德度威望如此，而懷光乃生篡之之心，姦詐纒發，立為杜黃裳所覺，坐而受制。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或曰：懷光矯詔書與黃裳矯帥命，何異？曰：矯元帥命以安軍府，留後之任也。矯天子詔書欲誅大將，豈偏禪之事乎？惜哉！黃裳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今懷光將誅除異已，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詐，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耶？

遺元載候其至當議之。泌曰：嗣恭畏權勢而不知大體，且新立大功，奈何以此罪之上意乃解。

論代宗不悟
貨寶之惑人

嶺南為哥舒晃竊據路嗣恭平之功亦大矣賞秩
未加者將四年非代宗與李泌言其情孰知嗣恭
以琉璃盤取怒乎一琉璃盤與廣州孰重克復廣
州而不見知琉璃盤小則憾之不忘豈人君之心
哉夫元載惟以總于貨寶不全其宗代宗見盈尺
之盤所宜惕然自戒而猶不悟貨寶之惑人乃著
而不去志宋人君嗜好可不防乎嗣恭才吏也見載方
秉權而又貪墨故媚竈之力甚於媚奧使其讀書
見劉義康取苴之事必知懼矣微鄴侯為之解殆

矣豈非人君之至戒哉

子儀疑副使張曇輕已銜之孔目官吳曜從而構之
張曇輕已奏誅之高郢力爭寔貶既而悔之
子儀怒誣曇扇動軍眾誅之高郢力爭之子儀奏貶
之既而僚佐多去之子儀悔之悉薦於朝以吳曜誤
已逐之

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為盛德之累
雖然不旋踵而悔悟盡改其事孟子不云乎君子
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
人皆仰之其子儀之謂乎欲知君子小人之辨以

論郭子儀罪
子之過

綱目節錄其
文

遂非與改過觀之亦可盡其情矣

十四年

常袞言陛下欲用李泌為公卿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略用之以泌刺澧州泌雖不受實

論常袞蔽賢 同上

李泌白衣事肅宗於靈武已欲相之泌雖不受實行宰相之職物代宗所見也至是又二十有三年而

常袞尚謂其未周知人間利病蔽賢罔上不亦甚乎泌見尼於元載代宗不能主持急至使寄館外藩

今又徇袞巧言出之于雲夢南土泌亦將老矣代宗不自知其位在位尚幾何時也急親賢者夫豈若此之紓緩耶

德宗上

帝崩袞議皇帝服七日臣亦如之祐甫以遺詔三日羣臣議喪服常袞曰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

日而除羣臣當知之崔祐甫以遺詔云天下吏人三

日釋服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莫非吏人相

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卒情變亂貶

河南少尹故事宰相常有數人直事者署其名而奏

之時郭子儀亦平章事袞代署名祐甫既貶子儀入

言其無罪上問卿卿奏可貶何也子儀對不知上以

論崔祐甫素
惡常袞

袞欺罔大駭貶袞潮州刺史以祐甫為相既而喪服
竟用袞議

方喪三年短為二十七日矣崔祐甫猶以為多祐
甫非不忠不孝者特狃於遺詔而又通吏人於百
執事則過矣宰相而下自古未有以為吏人者此
強辯也遺詔從薄臣子從厚不亦可乎迹其所以
祐甫素惡常袞是故立異設若袞初為祐甫之說
則祐甫拒之必如袞議蓋徒以虛氣加袞而不核
義理之當也使其所守可行則既相之後可以行
矣而卒從袞議豈非理有難奪乎故商論不能降

綱目節錄其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

心屈意從善審是而紛然嘵嘵但欲求勝者此廷
臣之通患惟克己君子斯不然矣
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費豢養而違
物性安用之命并約杜尚鷄犬之類悉縱之縱於荆

冷德宗初改
清明

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是故禹平水
土放龍蛇周公驅虎豹遠犀象夫象一食兼牛馬
大而無用且又傷人唐世乃多畜養之以供玩好
不知受貢遠致其害甚廣為之治道為之建屋為

綱目節錄其

論德宗於黎
幹有宿憾
綱目節錄其

論德宗先子
而後弟為過
綱目全錄其
文

之儲糧為之衛送校人馴吏旁緣求索無所不至
夫以周公遠之而唐室來之其輕人而貴畜甚矣
太保訓武王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珍禽奇獸不
育于國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
法也

黎幹與宦官劉忠翼善或告二人嘗勸代宗立韓王
迴為太子並賜死

校隙或言幹嘗勸代宗立韓王為太子長流賜死

黎幹小人也當黜無疑而以譖愬無實之言而殺
之則非矣勸代宗奪嫡必有可按之迹若無可按
豈得以疑似殄戮臣下乎且德宗已即位幹為兵
部侍郎縱與忠翼有謀亦何能為此皆讒慝之言
而德宗不察意者於幹有宿憾耶

庚子立皇子六人為王乙巳立皇弟二人為王

兄弟與已皆先人遺體非子所得比也况先之乎
兄弟於已之子以諸父稱同日而封猶為不可今
乃先子而後弟上則不足以表同氣之重下則不
足以立尊卑之訓是過舉矣

罷天下榷酒收息

論盡罷官榷
酒未若勿榷
而予民爲善

綱目錄其文

善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以爲時異俗
 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
 者後世多不肯改以爲強兵足用不可既有而棄
 之也。推酒茗算舟車筦山澤古聖王所不爲而後
 世以爲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嚴取之悉甚於
 常賦一或弛廢立見闕匱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
 世之天下亦廩官吏亦用軍旅亦賑水旱亦交四
 夷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
 制用之有節量入爲出無侈靡妄費則貢助什一
 不啻足矣費出無度征求無藝貢助常法所不能
 支則必權之又權算之又算筦之又筦稱貸於富
 家稅陌於大旅多至於倍蓰加至於什百於是財
 竭下叛并國而失之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榷酒
 使民自爲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
 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善矣已而侂利最急故
 知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爲善也。
 沈既濟言選曹之弊請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令宰
 相進敘吏兵部得參議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

續文

卷二十一

二十一

論沈既濟之
論足救弊

綱目全錄其
文

論德宗葬不
擇日失之於
時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府辟用吏兵部得察舉。或選用非公，則加譴黜。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無不治矣。

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為當革。

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

私無此句 宋本非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

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

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俾

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焉。大則委

宰臣敘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徇私不稱，則吏部

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雖然，世無不

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魏崔亮唐裴光庭一朝而

廢之，則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在人，

人存則政舉矣。其本則繫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

否耳。

肅代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卜。上雅不之信，葬

代宗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古者大事必用卜，龜為卜，著為筮，筮短龜長，故洪

範稽疑，以卜為主，舜禪禹，詢命于元龜，周公東征

卜祝上雅不信，山陵事集而發，不復擇日，宋本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諸侯有守龜。大夫不藏龜。其重如此。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龜既可占吉凶，聖人誠意，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况於著龜乎？是故古有大事必用卜，卜之法既不傳，卜之者誠意又不至，而咎龜之不告，卜之無益也。則過矣。雖然，卜法之妙，雖不傳，而世未嘗廢龜。苟遵古而用，凡冠昏喪祭，於之決日，猶賢於後世用陰陽家說，拘而多忌也。以葬論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不及為不懷，過之為不敬，於其月三十遠日以為期，是則禮意矣。豈不簡而易用，又無拘忌之患，以入於不懷不敬之失乎？德宗不信陰陽家善矣。山陵取七月，當矣。事集而後，不復擇日，則失之於野，幾於民庶。焦焦之所為者，曷若於其月十日之為庶於禮也。

楊炎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又以杜希全、張光晟、李建徽為留後。窺寧所為，三人得自奏事。仍諷之使伺寧過，失。

陸象先有言：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善乎其言。

論楊炎鑿智
日私而心不

續史管見

卷二十二

三

也。擾之者鑿智自私而心不廣。故不能行其所無事。楊炎處崔寧是也。寧而可用，委以節鎮可也。有
 如不可，獨無他官，而為是紛紛何也？宋本既付以一方，
 本無留後，而以三人為之，使寧知此意，是促其反
 側矣。宋本夫豈建侯樹屏之公道乎？
 上問員外郎關播為政之要，對曰：必求有道賢人與
 之共理。上曰：比已下詔遣使詢訪，庶幾可乎？對曰：是
 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有道賢人安肯隨牒舉選。上
 悅。

論關播徒能言

關播為楊綰所薦，觀遠臣以其所為主，播亦君子
 人矣。對德宗為政之言，首尾無失，大哉言乎！向使
 德宗問以孰為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默默
 而已。然播受盧杞引為宰相，事杞甚謹，又薦李元
 平當、李希烈，希烈談笑而擒之，則恐播徒能言之
 未必知有道賢人之為誰也。其言雖大，其事難稱，
 不以人廢言。德宗勉焉可也。然則隨牒舉選，皆非
 賢人乎？曰：不然。自非生知，必進德修業以臻于成
 少也。隨牒壯也。不隨，向也。干祿，今也。不干，斯人也。

綱目錄其文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二十九

必其德之進業之修何害其有道也古之時鄉舉里選故士從幼而貴已後世設科取士士有為養行志者安得不由之以進不由之者上也由之而反身獨造者次也及其成功一也

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

上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進退之節知賢而不舉是竊位也有疾而不去是賴寵也何以為賢當是時可以為相者李泌顏真卿也祐甫舍之而引楊炎使病而無害天子惜而留之猶之可耳今至於賜告廢務不上乞骸之請他人何責哉祐甫則不當然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臯陶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此宰相之法歟

綱目錄其文

尋中九年

楊炎欲城原州命李懷光君前督率為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

始居邠州甫營耕桑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今又投之塞外何罪至此乎劉文喜因眾心之怨據涇州叛上命李懷光討平之而原州竟不果城

楊炎感元載薦引之恩報其仇讐修其政事若子

論楊炎紹述元載之過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之於父，然不亦過乎？載之言曰：原州居潘原、推沙堡之間，吐蕃棄而不居，故壘尚存。若城之二十日

可畢，移京西軍戍之，草肥水美，軍食可自給，漸開

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會

為田神功所沮，不果。城故炎欲卒其志，以愚論之，

二人皆失也。當是時，吐蕃雖為唐患，然入寇有時，

常使郭子儀、馬燧、李晟諸人保固吾圉，何足慮者？

河北諸鎮，驕不奉令，所當先治。載不此之慮，顧

與吐蕃爭舍近，圖遠置叛臣而禦夷狄，豈緩急之

序哉？處置失當，立致涇卒之變，勞師費財，然後克

之，而城竟不能立，謀之不臧，孰甚於此！故推公心，

合公議，不失時措之宜，事猶難濟。況率其私情，紹

述恩地而不為國計者哉？

李正己不自安，遣使觀劉文喜，正己益懼。本

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朝廷賞一善，罰一惡，風動四方，速於置郵而傳命

也。劉文喜叛亂，當誅。既已授首，藩鎮寧有不聞者，

何必留其使人觀而後去，以生反側之心乎？故不

論德宗促李
正己之反

讀史管見

卷二十二

三

使之觀則諸鎮畏威其心皆然獨使平盧使人觀之是示以欲討之意而促其反也於是李正已

連結成德嚴兵保境而河北之難起矣然後知人

愛惡主一頓一笑樞機之發不可不慎蓋為此也

庾準希楊炎指奏劉晏朱泚書密遣中使縊殺之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

泚書詞多怨望召補州兵欲拒朝命上密遣中使縊殺之然後下詔賜死天下以為冤

論德宗殺大臣不以罪

殺大臣者當有實罪庾準言劉晏與朱泚書書必可驗也召兵拒命兵必可殺也遣公正御史往忠

州鞫治如其不妄晏死何辭一聞讒言不復考按

乃命中使密殺之非政刑矣晏雖非賢者然於國

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以服姦雄

之心難矣故來瑱死於前而梁崇義僕固懷恩以

為辭劉晏死於後而田悅李正已以為懼由殺之

不以其罪也豈可謂我能殺之而不恤人之服不

服哉

為人勤事無闕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晏既死後來言利者皆莫及

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

綱目節錄其

論劉晏可法五事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三十一

者一曰集眾務在得人。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此不獨可施之轉運事也。二曰戶口多則賦稅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為先。此雖為守為令皆當力行者也。三曰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自餘州縣不復置。故雖天下吏員皆當減省不貴多也。四曰論大事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此又合於孔子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無遠慮則必有近憂者也。五曰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凡訟獄文移言上行下。未有不以決遣為利滯淹為害者也。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專用之理財則狹矣。晏之足國其功豈王鉞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未免於誅死。何也。財者猶泉也。其名曰布。泉行不可壅。利布不可專。壅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方晏之總利權也。史言眾頗疾之。夫能為國足用。非歸於已也。眾何自而生疾。是必有說矣。以故善為國者不謀利。善持身者不以利。利者對害而言。背於義者也。

甲悅屢為惟岳請上欲革前弊竟不許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其子惟岳自為留後奏求旌節上不許初田承嗣薨寶臣請以其子田悅繼襲代宗許之至是悅屢為惟岳請上不許或諫曰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向日因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也然則惟岳必為亂命不命等耳竟不許

論德宗欲速不能濟

綱目錄其文

德宗所言皆是也不以小利妨大義不姑息目前而貽後患不為叛臣搖動而失朝廷之勢不用爵命弭亂而欲以威武整齊之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欲速故也

李正己累表請劉晏罪譏斥朝廷楊炎懼密諭之云

宣慰密諭節度使云晏昔請立晏昔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之由是有誅

炎之志

論楊炎心悖宜死

春秋之義殺大夫獨稱君者出於君之意也稱國者君與用事之大夫同謀也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取之矣君之殺之及與用事之大夫同謀殺之豈皆當其罪乎故孔子並書之以戒操生殺之權者必奉天討不可以私亂之也然則劉晏之誅楊

炎為元載報仇，德宗無預焉，可以免稱君之責矣。
 曰：不然，君出令者也，臣行君之令者也。炎雖有誅
 晏之心，若德宗昭察，則炎之私安得行？炎初誣晏
 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而罷其四使，又託以奏事不
 實而貶刺忠州。又誣以與朱泚通書，召兵拒命，而
 賜之死。此三者豈炎擅為之，必皆奏稟而賜可矣。
 使德宗無意，安得中使銜制敕至于忠州？然則晏
 之死，在炎則為報元載之仇，在德宗則為憾獨孤
 之事，正合春秋稱國以殺君，臣皆有責焉者也。而
 炎乃欲免己之負，歸惡於君，可乎？孔子曰：善則稱
 君，過則歸己，則民作忠。君誠有過惡，臣子之義猶
 當匡救于內，而隱諱于外。今乃反是，炎之心悖矣，
 其死也不亦宜乎？

汾陽忠武王郭子儀 郭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

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此漢唐
 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
 安義命而已。夫頃暫之誠，不足以動孺子，積之而

論郭子儀仗
 忠信安義命

綱目錄其文

著可以及豚魚、觀其平居、未可驗、不憂不懼之實、
 行乎危難、然後見夷險如一之致、此子儀之所自
 為也、人臣惟不能仗忠信、故功大而見疑、惟不能
 安義命、故位高而取疾、疑疾叢于厥身、則又設偽
 以事上、舞智以御下、喪廉耻、用威刑、無所不至、惟
 君是怨、惟士大夫是怒、其失愈遠、則曷若直道而
 行之、為平易無虞、如子儀、未嘗失其富貴乎、夫窮
 奢極欲、惡切恐其言之過矣小人處富貴之所為也、曾謂子儀之賢而
 有是哉、無此句 宋本竊恐其言之過矣、

宋本少上多句

初蕭嵩家廟在曲江、玄宗以娛遊之地、命徙之、楊炎
盧杞詰楊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未至益殺之 宋本
 惡嚴郢、盧杞令郢陷、炎會營家廟於蕭嵩廟地、且

賣舊宅為官廨、郢按之、以為有羨利、於法監主自盜
 當絞、杞因譖云、廟地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
 建廟於其地、炎坐貶崖州司戶、中使護送、縊殺之、

德宗欲誅楊炎者、炎則有罪矣、起本自貶官拜相、專復

恩讐、視河北諸鎮、連兵跋扈、曾不建討平之策、顧
 祖述元載、遠城原州、州不克城、反致涇卒變亂、行
 兩稅、革租庸調之善政、殺劉晏、致外諸侯之不服、

論德宗殺楊炎不以罪

挾私報仇。歸怨於上。以此罪炎。炎無辭矣。乃聽盧
杞自盜之誣。異意之譖。遣中使縊之。則殺之。不
其罪矣。炎其服乎。故為天下者。譽人毀人。賞人刑
人。當明白公正。如權衡之於輕重。不少低昂。則物
情愜適。苟有一毫私意行乎其間。雖數百年而不
泯。是故刑賞非難。中理為貴。

三字宗本

潘張孝忠

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泚攻拔之。惟岳懼。掌

使先誅諸將不從命者。身自相使。妻父某州刺史。鄭沆權知節度

書記邵真說惟岳入朝。祐知其謀。以告田悅。悅使其

讓之曰。尚書何負於大夫。而歸以反逆之罪。欲自泚

雪。如斬邵真。則相待如初。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

不廷絕矣

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負之不義。且魏博淄青

兵強食富。足抗天下。奈何遽為二三之計乎。惟岳乃

潘張孝忠

斬真。發兵圍東鹿。兵又敗。燒營而遁。

以諸鎮相與言之。畢華謂惟岳不可負。田悅者是

也。以天下大義言之。魏博之不可負。比朝廷孰重。

權其重輕。斷以大義。斬畢華而從邵真。禍為福

轉

矣。乃怵邪說。棄忠謀。畢華之計行。邵真之身死。惟

岳興亡。於是乎決。是故聽言為難。

論李惟岳怵
邪說棄忠謀

論朝廷忽事
之過

平以張孝忠為易定滄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武俊素輕孝忠自以功在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已與日知同列又失趙定二州心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遂不奉詔

竊錄其文

自諸侯言之一國君臣有定分反者為叛君王武俊殺李惟岳是也王朝所當誅而况行賞乎然惟岳不稟朝命擅有土宇詔諸道兵討之降者有賞則武俊非叛君乃殺賊也以恒冀賞之宜矣乃吝惜節鉞削其二州又分其糧馬此則朝廷忽事之過也與以趙定列之藩維而不分其糧馬武俊新立功受知朝廷其勉於忠義之節必矣范陽魏博正爾連衡而武俊截然居中不與潛悅合則田氏先亡朱為之次不待逾年而決也惜哉事幾已至而應之失宜使李泌顏真卿李勉在朝而至然耶李泌求自新宋鳳朝稱納不可捨劉洽攻李納于濮州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遣其子弟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

論德宗自失
上策

其子弟納遂從與田悅合朝廷始以李洧兼徐海沂
都團練使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舉大眾討不庭而宰相以私怒失事幾中官以妄

言沮措置致可得者復失已臣者復叛則曷若不

舉之為愈也使其不知是堂上拔城戶內禽將也

使知而不治是自失上策尚何他人之討乎盧杞

若不怒崔程先見張鎰而亟從李洧之請則半盧

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宋鳳朝勿捨李納之說而

囚其子弟則田悅等喪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

北定矣故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詔借商

人錢長安囂然如被寇盜

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費莫大於兵善用兵者先

富其民而實其府庫必不得已而舉猶當事不愆

素役不淹時則已橐弓矢衅車甲矣德宗誠有削

平諸叛之志慎擇賢才置之輔相修明政事安養

百姓持以十年諸鎮之守或死或老或傳其子弟

或歸于將佐其釁多矣然後出充羨之財命智勇

論德宗欲速
成而失其序

綱目節錄其

之將見可而進必可以保大定功矣。而德宗眩聰明逞智術欲速成而失其序當是時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餘戶稅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籍兵七十六萬七千餘人是稅戶四穀斛三而養一兵他用不與焉被甲荷戈者既不常飽量入以爲出國非其國矣好武功者天子也制國用者豕宰也兩河久無功府庫不及支數月借商稅屋之事起而京城內潰大駕蒙塵矣春秋書鄭棄其師君臣同責豈非此類乎君子於一言一行猶必

綱目節錄其

稽其終而慮其弊況三軍五兵之運存亡繫焉乃

不爲後圖使枵腹之人與力士鬪靡而已矣

李抱真馬燧有隙不相見由是久無成功李晟和解之燧單騎造抱真營釋憾結歡

論廉藺馬李
可爲百世師

喜怒哀者氣也不爲喜怒所使惟循理者能之雖然氣與理相爲勝負者也純暴于氣則理幾亡化之爲難馬燧聞李晟一言平積時之憾蓋其客氣不勝而理義本明也燧非知學者尚能如此學士大夫師孔孟誦詩書以道德自任而行乎情塗由乎

欲境日與理遠專以氣為用宜其不能復於善也
前有廉頗藺相如後有馬燧李抱真可以為百世
之師矣

盧龍司馬蔡廷玉言於朱泚曰滔多專擅不可付以

兵滔怒請泚殺之泚不從由是兄弟有隙及滔拒命

上欲悅其意貶廷玉柳州司戶

賞罰當功罪則姦雄服德宗當問蔡廷玉所言是

耶非耶苟其是拔於藩佐命以他官何不可之有

苟其非則責以離間兄弟而顯黜之豈有不問是

非姑行貶削以悅叛帥而可懾其心者乎且廷玉

朱泚所主也假如滔悅則泚必慍矣悅其弟而慍

其兄庸愈哉是皆非人君馭人羣之道也

朱滔以書遺朱泚欲與同反朝廷知之召泚於鳳翔

留之京師上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

所重乃曰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行上俛首未言杞

曰陛下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則惟神算上顧鎰

曰才兼文武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

因再拜受命

論德宗失人
君馭人羣之
道

綱目卷二十一
四二

盧杞以美言而傾張鎰庸或難辨至自謂貌寢不
 為三軍所服則亦易見矣宰相坐乎廟朝師表百
 官統御諸將將帥內則神策宿衛十餘萬眾外則藩方
 牧守知又幾人其所仰望豈但鳳翔一軍之比容
 貌寢陋既不足以服鳳翔則又何以服四海且是
 時惟兩相杞不自任則其傾張鎰亦非難度者而
 德宗惑溺不之覺也前史乃謂杞惑張鎰以忠直
 為上所重非矣上誠重忠直杞之計必不行惟其
 奸佞邪而惡忠直是以鎰去朝廷而入虎口也

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
 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恐不相容乎杞矍然
 起拜然恨之益甚

論顏真卿傷
 於直

魯公之言直矣然盧杞不可與言者也而與之言
 又傷於直此所以取禍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魯公清忠正直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
 用人君非知己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得保身之
 明無屑去之嫌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相
 容之訴而觸其所惡聞難者以言智矣

綱目節錄其
 文

田悅王武俊議奉朱滔為主滔不改年號議奉朱滔為主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

千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豈

得常為叛臣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使將吏

何所依歸乎滔等以為然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

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

君子有言雖盜賊相聚禮樂未嘗亡必有統屬即

禮也必相聽順即樂也此其良心不可滅者也顧

為利欲所昏刑威所劫則淪胥以敗耳李子千之

謀惡為叛臣豈非棄彝懿德乎惜乎惡其名而不

惡其實見其小而不見其大破節度使抗朝廷則

為叛臣相與稱王其叛益甚矣諸侯拒王師則曰

用兵無名稱王而用兵無名益大矣此徒以七國

楚漢間論而不知時勢之不同也子千苟能惡叛

臣之實而見君臣之大義破田悅王武俊之邪謀

勸以順事朝廷勿得專土滔幸而聽功孰與比不

幸而斥而殺其忠義之節如秋霜烈日終古不泯

方之為大盜指蹤卒以無成徒穢簡冊者其相去

不亦遠乎

論李子千惡
名不惡實見
小不見大

綱目錄其文

四年

論德宗以小
人為飲食視
君子若戈矛

李希烈攻陷汝州盧杞上問計於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
臣為陳禍福可不戰而下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
內真其人也上命真卿宣慰希烈制下舉朝失色
聽言之道不以理揆之則必以事觀之揆以理非
上智不能也觀以事雖中才可勉矣盧杞傾顏真
卿而出之其言似是而無此理豈有凶悍叛逆之
賊據土地擁甲兵戰勝攻克又挾強援而肯為一
老臣緩頰所下者哉德宗不能以此推之則當問
杞以真卿不歸者復有何策朕重失元老卿能保
其不為希烈所害則可耳乃一切信從略不反復
真卿出使彌年幽囚迫脇至于見殺其事著矣盍
以建明不效枉陷忠賢而責杞乎亦復漠然如無
有也為家者雞與犬為人所攘尚且求之不置若
其健臧才隸固不忍棄諸盜賊德宗之心以小人
為飲食視君子若戈矛而魯公以八十之年不知
退休遂陷大難死非其所豈不惜哉
淮寧都虞候周曾密謀襲希烈奉真卿為節度使事
泄見殺

論顏真卿本
從周曾之計
綱目全錄其
文

論稅間架墊
陌錢事陋禍
速

周曾之計若成。顏真卿肯從之乎。曰。從之則何以
異於群叛。真卿固不為也。亦將勸以請帥于朝耳。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字本無之於是怨聲盈於遠近。

鶴鶴羽鳥喙。食之必死。人知其毒也。則未有食之者。

苛政重斂之毒。民何啻於鶴鶴羽鳥喙。而有國者往

往。不知戒焉。何也。樂其便已。而忘其害之在後也。

上智之君。獨觀萬化之原。故能制治保邦。於未危

亂之時。豈復以剝民取禍哉。若夫中主。鮮不好貨。

姦佞之臣。窺見間隙。必有以批郤導窾。而中其欲。

如稅間架墊陌錢。其事至陋。而禍甚速。人君避之。

豈直當如鴆鴆羽鳥喙而已。然其流終不能絕也。手

實之法。自室廬而及於釜益釜。狗雞不甚於稅間架

乎。入官者以百為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

於墊陌錢乎。前世以此喪邦。後世以此理財。謂人

主可欺也。豈非孟子所謂民賊乎。

李勉遣唐漢臣救襄城。上遣劉德信助之。勉奏希烈

精兵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陽圍自解。遣

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

綱目節錄其
文

論德宗怛中
而不信人

讀史管見 卷二十二 五十六
狼狽而反賊邀擊大敗之。汴軍由是不振。

人主雖不當親兵，而不可不知用兵之道。古之聖

人，未有不知用兵之道，而能制世御俗者。惟知用

兵之道，故擇賢將而付之。用兵專任責成而已。所謂

推轂授師，曰闔以外將軍制之是也。必從中覆者，

蔽暗狹劣者也。惟漢光武智勇出諸將之上，故其

遙制必中事會，違之輒敗。光武之自知亦審矣。雖

太宗用英衛，固亦聽其所為也。德宗暗於大理，狹

於用人，身在長安，又安知襄葉間便宜。詔使一出，

遂使汴軍敗弱，襄城不救，李勉失守，遙制之害如

此。王翦所謂怛中而不信人者，德宗之謂矣。

姚合言：亂兵津曰：今無主不能持久。朱大尉問：居清泰之衆，許諾

上發涇原兵救襄城，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

師一無所賜，詔京兆犒師，惟糲食菜餒，衆怒鼓噪，遂

趨京城，令言自禁中馳出，止之。軍士不聽，斬關而入。

存不能往者，即詣本司。若出三日，勸駭彼此無名者皆斬。

上倉卒出幸，羣臣不知乘輿所之，令言與亂兵迎朱

泚而奉之。

膏肓之病，起於風寒暑濕，善治者治本而不治標，

人見涇卒變生倉卒，而不知其來久矣。自大曆三

論德宗昧於
復霜堅水之
戒

年。元載欲遠郭子儀。自邠州徙馬璘鎮涇原。自河中徙子儀鎮邠寧。四鎮北邊庭之兵。以羈旅勞弊。重於遷徙。遂謀作亂。賴留後段秀實處之有方。衆不敢動。遂遷于涇。然非所欲也。及楊炎紹述載志。築原州城。涇當爲城。具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地。著卽來屯涇。披荆榛。立軍府。今又投之塞外。何罪至此。於是劉文喜據州不受詔。討之累月。然後平。涇人之心可知矣。撫之不至。結之不厚。徒驅以威力。無怨之人。猶不可使。况行怨民。而又

搞以糲食菜餼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德宗以智術馭下。而不能極深研幾。一軍蓄憾。十有八年。昧於履霜。堅冰

甚矣。離宮之厄。桑道茂不幸而言中耳。

議稱帝段秀實以笏擊泚衆殺之

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怏怏。以兵劫之。秀實自度不免。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乃見泚。泚喜。問計。秀實說之奉迎。乘輿。泚不悅。他日召秀實議稱帝。秀實悖然唾泚面。大罵。舉笏擊之。泚匍匐脫走。秀實遇害。

論段秀實
死爲正

揚子雲有言，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君子曰：事至於無可奈何，則區區之命，亦何足保？段秀實是也。秀實既在京師，惟有死耳，不死于家，則泚必召之，不得不見，見則必爲之用，而去道日以遠矣。秀實之志，將有所圖也。故少忍以待，雖然，無濟理也。則亟死爲正，不然，將爲李陵。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執羈勒以從。人臣所當爲。秀實不知此，而猶爲司農卿，見幾不敏。惜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

綱目節錄其
文

上在奉天，杜希全等四將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上議道，折後出盧杞曰：若出乾陵，恐驚陵寢。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營於城東北，與城中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若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其驚多矣。今城中危迫，惟希全等來，若得營據要地，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令自漠谷進，果爲賊所邀，四軍敗潰。泚攻城益急。

論盧杞之言
似是而非

小人之言事，似是而非。盧杞曰：儻使援兵出乾陵，

是自驚陵寢其言似孝陛下行師豈比逆賊其言似忠此人主不權輕重者之所樂聞也陵寢宗廟一耳賊據宮闕汗辱宗廟而杞不以爲念援兵假道陵下那有震驚而杞乃誣之又以險言劫脇渾播宋賊謂比上於賊苟得人上取信制服異已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凡人在宴安則智慮易昏當憂患則志識易明德宗于時迫蹙甚矣而於盧杞計未遺本飭小名妨大德之言曾不能辨也夫見不同則言不合其趨一則計必行湯之於伊尹高

宗之於傳說亦如是軒

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數言盧杞姦邪吾見上當奏誅之杞懼言於上曰若使懷光乘勝取長安一舉可克今聽其入朝賜宴留連使賊得爲備恐難圖矣上詔懷光直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

懷光數千里總衆勤王既走朱泚解重圍於禮亦有問勞宴賜慰撫將士通君臣之情而賞典行焉

論德宗不知將將之道

縱使盧杞入言德宗自欲召見有何不可而問勞
之使不出宴賜之惠不施賞賚之典不行直使引
軍擊賊雖富家待臧聚不至若是薄矣在易師之
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曰在師中吉承
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德宗不知將將之道
夫豈特盧杞之罪哉處置一失朱泚未滅而懷光
已叛故曰事苟善處雖敗可以爲功苟不善處雖
勝足以爲敗居懷光之地者若郭子儀乃能無怒
焉耳

論德宗不知
聖人之學

上曰朕本好推誠亦被姦人竊弄今致患害反在推誠
誠之爲道固非德宗所知使老學宿師爲之言亦
豈易哉言凡言至德者惟得其似猶以雪喻白以墨
喻黑明其然矣而不能了其所以然故凡言誠者
亦曰質朴純實而已矣夫至誠者天也天豈質朴純
實而已乎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思
至於是是謂以人合天然則誠固質朴純實而以
質朴純實爲誠則不可聖人貞觀明如天地貞明如

日月無一理之不盡無一善之不該無一事之不知無一治之不立如是然後可以言誠學者不能至也則必閑邪去偽以存其心其心常存則理明義精於人之賢否必能知也於事之是非必能斷也此思誠之效也夫豈惟然木塊然土瞠視喏口可亦唯否亦唯曰井有人焉亦將從之之謂耶德宗之所謂推誠者推此而已故於所不當信而信之由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易其言夫豈但德宗蓋人君之通患也

杜貞贊為新恩播州司馬

論德宗不能退好

李懷光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上不得已貶之

慶賞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移
當賞不賞迫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迫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上而人畏愛之心他適矣德宗保養巨姦濱於危亡而不忍去若僥倖無議之者猶且使竊據高位而終不以危亡之責歸之也及李懷光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杞等是為天子而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者非獨盧杞召之乃德宗有以來之

與元元年

論陸贄納忠

矣。夫朝廷得失，非外將所當預。况恃功挾眾，而請黜宰輔，與兵諫何異。德宗早用陸贄言，自罷杞等，則下陵上替之勢，何自而起哉。

群臣請更加尊號，贄以為不可。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

尊號。陸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嬴秦德衰，兼皇與帝，人主輕重，不在名稱。與其肆尊稱以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

嗟乎！人之為諂者何其多，而納忠者何其少也。君

父失守，宗社播越于外，盜據京闕，四郊多壘，而奉

天羣臣請更加尊號，以為不忠歟。則方履危難，何

忍不忠，直無識耳。向使陸贄扈從不及，逆耳之言

不聞，諂請遂行，則滅亡之勢也。不有君子，其能國

乎。贄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人主輕重，不在名稱。

德宗若深思而切問之，贄必有格言，舉其君於堯

舜禹湯之盛矣。致堂先生讀史管見第五十六

赦天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

悉停罷，赦下四方大悅。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三十一 德宗中

論先王取民之制當遵

方未幸奉天之時，若有請罷墊陌等暴斂之事者，
當興用方軍之興，人必指為孟浪之言，謬悠之說矣。奉天
圍解，匱闕益甚，一旦盡罷利入七八條，反不聞不
足之患，則知向者言利之臣，乘時培克，德宗悅其
橫入之多而聽之也。雖然，先聽之以致亂，後罷之
以致平，猶賢於血入于牙，不肯吐口者。此七八條
在當時所謂暴斂，流及後世，遂為經常之賦。民日
益窮，亂日益滋，德又下衰矣。必欲裕百姓安邦國
興教化，息爭奪，以致隆平熙治之治，不遵先王取

民之制，未見其可也。

無上字

在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
諫贄以為戰賞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上疏力
諫，上命去其榜，已。

論德宗不足用為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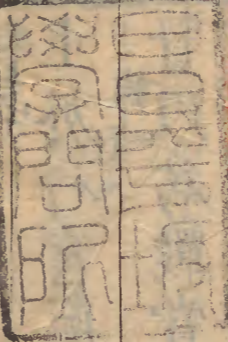
人嘗為虎豹所驚，毒藥所傷者，言之猶有怖色，况
復犯之乎。德宗以專欲致禍，至於食蕪菁根，求襦
袴不得，憂恐涕洟，事後宿昔耳，憤而不啓，悱而不
發，困於心，衡於慮，而不作，徵於色，發於聲，而不喻，
無安也，無危也，惟利是比，無治也，無亂也，惟貨是

黷自古人君不足用為善，蓋鮮儷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懇懇切至至到盡事之之義，不以其君難語而

永矢弗告，其誰能不起遁光膠口之意哉。故以德

宗之僻，益顯陸贄之賢也。嗚呼嗚呼贄可為人臣之式

清河後人張聞升重校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二終

寬政校

